



與
訪
材
的
節
主

■ 開明文學新刊 ■

無望村的館主

季 孟 著

無望村的館主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再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印刷者	發行者	著作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季孟

有者著作*不准翻印

(65P.)K

村D 380

小 引

「車夫，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這很難說，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們大約還有多遠？」

「我不知道；我想我們至少還有三十五里。」

「可是你早晨答應我我們今天晚上趕到的？」

「天不作美，先生。這樣大的雪——他要我們攔在路上，就是我答應過你也沒有辦法。」

「那麼我們走快一點好嗎，這樣我們要凍死了。」

「你看這怎樣能走快呢？我們連路都看不見。」

「你能不能打幾下你的牲口？我看得出的，你不是在打牠；你只是用鞭擦摩牠。」

「先生，我就是打死牠，我們也不能再走快了。喔！碰着這種天氣——你看牠全身都是汗，全身都是冰。喔，走啊！」

「我們真的要凍死在路上，車夫。」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見過一句俗話，先生。人家說一個人命中註定應該凍死，到了他跳到火海裏也還是凍死。」

以上是我跟我的車夫的談話，我們已經這樣談過無數回了。這正是臘月末，我準備回到家裏和我的父親過年。我們在河北平原上，大雪從上午起就在我們周圍飛舞着，盤旋着，好像要將我們埋沒，要將我們捲去。雪是像霧一樣毫不憐惜的降下來，將大路和田野填平。整整一個下午，我們在路上沒有看見一個行人，甚至沒有看見一隻鳥獸。雪使我們和世界隔開，有好幾回我們疑心我們業已離開大路，走到荒野上去了。我們僅僅在我們走過的地方看見幾棵小樹，幾座掩埋在雪下的荒墳。

我蜷縮在車箱裏，毫無注意的望着車夫的騾子。

「我們也許業已迷路了，車夫？」這是很可能的，你只要想一想北方臘月底的大雪，大雪中看不見路跡的荒野。

我的車夫縮着頸子，將手籠在袖子裏面，將鞭抱在懷裏，毫無希望的望着遠處。他的帽子上，披着布袋的肩膀上以及脊背上全堆積着雪。

「……」他沒有回答。

至於這騾子——我的車夫的騾子，這個好畜牲正不勝苦惱的在雪中掙扎，時

常好像要倒下去。雪不留情的向牠打下來，牠的樣子看起來比我們更沒有希望。牠的肚子底下和兩股中間都冒着白煙，大耳朵在空中樹着，像兩片荒蠻熱帶的一種花瓣。

看着這個衰老的畜牲使我們悲痛。牠的情況使我想起牠的命運，這種「拉腳的」畜牲的命運！假如這不僅是一種空想，不僅童話中才有，牠會思想並且曾經思想過，我相信牠早就想倒下，並且平靜的，比活着更能使牠快樂的睡在這北方的荒原上了。倘使牠能照着自己的意思倒下去，「唉，」牠將會嘆一口氣，「現在完了，這是多麼好啊！」牠——無人過問的在荒野上躺着，隨後風雪將牠埋葬，難道這不正是牠渴望的嗎？牠還活着做什麼呢？牠已經喫過大苦，已經用盡全部力氣，牠為什麼會不喜歡這種永遠的安息？

「我們現在究竟是往那裏去的呢？」我跟我的車夫說。「我相信我們真的迷路了。你記不記得這附近有什麼地方讓我們躲避？」

現在我已經不再希望回到家裏，只要有一個地方，一個小廟，一所草屋，甚至誰家的墳園都行，只要能替我們遮掩這一陣大雪，給我們一點庇護。

我的車夫仍舊毫不動彈的坐着。

「唉，先生！」這個可憐人僅僅嘆一口氣，他甚麼都不知道。

無盡的北方荒野和風雪包圍着我們，雪在我們上面和四周旋轉，空中漸漸的變成鉛灰色，漸漸暗下來，夜晚開始來了。除去呻吟着的車聲和牲口的喘息聲，我們聽不見任何聲音；雪遮斷了我們的視線，其先我們還能看見離開我們數十丈遠近的田野中丘墓上的小樹，現在是連這些也都看不見了。

我們都不說話，好像在等待一個結果。

「我們要到了，先生！」我的車夫忽然叫道。

「我們要到什麼地方？」

「一個莊子，先生。喔！一個莊子！」

「什麼一個莊子？」

我向前面望着，雪是一匹無際的白紗樣降下來，我什麼都看不見。

「簡而不遠有一個莊子，」車夫吆喝着鞭打了騾子說。「你看那箇碑，還有那碑前面的井。」

在我們前面的確有一箇碑，並且不止一箇，往裏面去還有許多箇，牠們有的在地上躺着，有的已經殘缺，有的仍舊光光的站在空中。在牠們北面是一個荒場，上面生長着類似枸杞的小灌木，有些地方從雪下面突出來，另外地上還有一口大鐘。這無疑的是一座寺院的遺址。

「要是我記的不錯，先生，」我的車夫接着講，「我們就要到無望村了。我想它叫無望村，七年前我到這裏來過。這莊子上有一個財主，一個玩戲班子的，一個敗家子！有一次他病了，我把他送回來。」

「你敢擔保是無望村嗎？」

「我敢跟你打賭，先生。」

我的車夫十分快活，你可以想像當人們在絕望中忽然得救的情形，他興奮起來，同時話自然也多起來了。我——也許比他還要快活，雖然是我們走錯了一點路，我們離開了我們應該走的路線。但這有什麼關係呢？今天我們有一個地方過夜，我們不致凍死在荒野上，甚至不至於挨餓，這就是我們要求的全部。況且無望村，它曾經被人們編成種種故事傳說着，散佈着，在我的少年的腦子裏塗上種種不經的荒誕色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遇，這個無望村，我早就覺得我們有一天會遇着的，我早就在幻想着它了。

我的車夫極輕快的搖着鞭，同時他還向我講着他七年前所送的客人，那個無望村的宕子。

我卻什麼都沒有聽見。

比較大的樹木慢慢出現了，雖然牠們比我們看見過的任何村莊上的都小一

點，從牠們我們卻仍能看出我們是在慢慢走近村莊。這些都是樺樹，白楊或是柳樹，牠們慢慢的增多，慢慢的增稠密，從牠們整齊的行列看來，牠們被栽在這鄉下的大路旁邊的年代還不十分長久。牠們還沒有長成足用的材料，因此牠們也沒有被人砍伐。

這個村莊不能不說是一個稀有的村莊。牠並沒有多少人家，僅僅是一個很小的莊子，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大的老舊的地主住宅。牠幾乎占去了村莊的二分之一，在牠的左右，是許多矮小茅屋。

我怎樣來說牠——這座地主的莊園的可怕——或是說悲慘情形呢？牠的蓋着雪的屋頂是東一座西一座的，沒有秩序的；你可以想像到他們中間有一部分是拆去了，有的還留着幾垛牆，有的牆壁被搗穿了。在這些悲傷的老屋周圍，用黃土築成的垣牆大部分已經倒塌了。然而使人最不能忘記的，卻是牠們沒有東西遮掩，全村莊都是赤裸裸的，令人覺得羞恥的，彷彿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場大火，把甚麼都燒光了，人已經遷移了，連各種畜牲都逃亡了。

我們常常說，假如要估量一個村莊的盛衰，我們首先應該看牠的樹木。

「你看這莊子藍蔚蔚的，牠好像在生長，在冒着煙。」人們曾經這樣講過，並且直到現在還這樣講，這是一個真理，對於任何村莊都可以拿它評斷。

無望村——現在牠是幾乎連像樣一點的樹木都不見了。一種說不出來的荒寂，我感到一陣失望，一陣空虛，牠的情形使人覺得牠在許多年前就斷絕了煙火。

現在我們已經走進村莊，在街上我們沒有看見人，只有雪從空中降下來。但是忽然間從路旁出現一個乞丐，我的意思是說他的模樣像一個乞丐，沒有人知道他先前在什麼地方。這個出乎意外的人頭上戴一頂開花毡帽，因為他上面的鈕子沒有扣上，可以看出他身上只空空的穿一件馬褂；在下面，是一條變成泥土色的，一條從膝部以下完全爛掉了的單袴。他的鞋已經沒有後跟，牠們交換着擊打他的光着的腳踝，並且每一步牠們都從後面掀起雪塊。爲了抵禦寒冷，他抱着臂膀盡量把頭往領子裏縮下去，他的在雪中蹣跚着的模樣像一頭駱駝，或者更恰當些說，像一隻鸞鷲，使人覺得他比完全赤裸着更加悲慘。

「這莊子上有餒牲口的地方嗎？」我的車夫用不大敬重的口氣問道。

「有，有；那邊有一個店。」那個男子向我們奔過來，一面瑟縮着回答。

車夫於是在空中打了一個響鞭，不久我們便在村莊頭上——在一個院子裏停下來了。這院子看起來正跟這個村莊一樣，牠們同樣荒廢，同樣沒有生的意向。庭院中間有幾根柱子，這無疑的是夏天搭涼棚用的，現在牠們光光的在雪中樹着，一任雪在牠們身上敲打。其中有一根下面放着一個極長的板桌，或者牠根本

不能稱爲桌子，牠只是在一塊大約有一丈五尺長的木板上鑿幾個洞，另外安上四條連鉋都不會鉋過的木棍的東西。你可以想像——當沒有風雪的好天——偶爾這裏經過的販夫走卒就在這裏打尖。

這是一個鄉下客店。

它——這客店有三間構造簡陋的上房和五間同樣簡陋的廂房，人們一看就知道牠們是在匆忙中蓋成，當初人們蓋造它們的時候並沒有經過計劃，沒有經過思考，匠人們也沒有用過心血，他們只是爲着應付急需把材料湊起來，爲着急需砌起牆壁，嵌進門窗，架上梁標。另外這客店還有一所廚房，一個做棚，一個豬圈，最奇怪的卻是正朝着上房有一座戲樓。這個怪東西——說真的，我相信每一個客人都不能不驚異，像旅行家當初望着古埃及的宮殿一樣發生疑問：當初人們爲什麼要把牠建築起來？人們可以看出這裏並不會演過戲，牠的被風吹裂了的柱子和檐飾還沒有油漆過，牠的遮斷前臺和後臺的隔壁沒有鑲上，人們自然也沒有地方去繪「天官賜福」。這時候上面正堆着許多柴草，令人起一種類乎走進鄉下的破廟的感覺。

當我們的車子在院子裏停下來時候，從廂房裏走出一個長工，同時卻從另一方面——從廚房裏伸出兩個頭，一個是將近四十歲的男的，一個女的。他們臉上

同樣驚訝，顯然他們沒有料到在這種天氣會有客人。

那個男子接着也從廚房裏走出來，他穿一件藏青棉袍，上邊著一件黑直貢呢馬褂，腰裏束着極板整的腰帶，頭上戴着一頂絨線編結的帽子，拉下來的時候可以將頭全裝起來，像一個布袋一樣。他的身材是相當高大的，臉上剃的很光，眼眦上有一個小疤。我猜想他就是店主。他的模樣使人想起所謂鄉下光棍，就是那種有幾分狡詐，極講面子，一面又喜歡佔一點便宜的好漢。

「你們從哪裏來呀，客倌？」他向我們大聲招呼。

車夫卻不高興的從旁邊答道：

「順德府！」

「哦！順德府；怪不道車帷子上都是雪。」

店主笑着向我看了一眼，然後我們走進上房，同時也就是店主的臥房。這房子外面的兩間和裏面的一間隔開，從下面可以望見被煙薰黑了的屋頂，一排一排好像竹篙似的椽條和樑木。房子中間擺一張蒙着油垢的八仙桌，（牠令人厭惡的在薄暗中發光。）上面供着財神。此外是一張足足可以睡三個人的彫花大牀，一個沒髹漆過的板桌，幾把極考究的太師椅子。

（請你不要驚異，這些怪東西——太師椅子和彫花大牀，你只要想想你就會

相信牠們無疑的都是一個破落主子賣出來的舊物。」

我站在這個絲毫不能讓人感到安慰的房子中間——在這裏你一開始就聞見一切鄉下客店裏的特別氣味，灰的氣味，雞的氣味，草的氣味，潮溼氣味，油膩氣味，最後再加上空虛和淒涼，一種令人無從訴說的情調，一種衰落——旅行在內地時到處可以看見的衰落和閑寂。

「辛苦了，先生。」店主向我做出一個又愚蠢又狡詐的笑臉說。

說實話，我厭恨一切這種同類的口氣，你聽起來它好像是一個村長在招待過境軍隊。

「你有劈柴嗎？」我很不快活的問他。

「有，有，」他答應着從門後拿出一堆棉柴，另外又拿出幾塊極大的樹根。「這種天氣，先生，出門真夠瞧的！」

我們不必再聽店主的歎息，五分鐘後所有的不快活幾乎完全離開我了。我開始感到我是在一個鄉下的小店裏；在這種客店裏，這種情形任何人都能想到，「請你稍微受一點委曲，先生。」但是請不要埋怨，我們不是在令人絕望的曠野上，雖然大雪仍舊包圍着我們，我們卻不必為我們的睡覺擔憂。

我坐在椅子上向火，火焰一閃一閃的在我前面跳動，被雪打溼的樹根可愛的

吱吱叫着，爆炸着，摧人流淚的冒着煙，雪很快的在裂縫中融化。一種困倦開始占領了我；我什麼都不想了，什麼新年，什麼老家，什麼風雪，什麼無望村，什麼「先生，你稍微受一點委曲……」全都遠遠的離開我了，它們好像跟我根本沒有關係。

正在這時候——就在我感到溫暖和疲倦的時候，我看見我們先前在無望村街上碰見的乞丐，他正幫着車夫和店裏的伙計將車子推進做棚，無疑的他希望得到幾個酒錢。我望着他們放好車子，接着他穿過院子，仍舊跟先前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一樣抱着臂膀，很快的向上房跑過來。他的身上全是雪，帽子上，肩膀上，袴子上，脚上，他並不打掉它們。

這個可憐人像發瘧疾似的抖着。他在門口站了一站——沒有一個人招呼他，沒有一個人理他，好像根本就沒有人看見他——然後他向火堆走過來。

「嘎！」他嘴裏發出聲音，表示他十分寒冷，剛才在外面受了大苦。

說着他就在我旁邊蹲下去，他很快的伸出手，一直把牠們送到火上。

現在我已經能將這人看清楚，他的瘦弱的手上和腿上，他的像臘一樣黃一樣透明的臉上，尤其是鼻子兩邊有着很厚的泥垢，正像油坊的燒火夫，牠們完全把他蒙蔽起來了。他的手和腿是說不出的醜陋，並且是龜裂的，上面裂開許多小

口，淡黃色的血水正從裏面沁出來。但雖然是這樣醜陋，雖然他已經幾乎完全被煙垢蒙蔽起來，你仍舊能看出他的皮膚的細緻，你仍舊可以看出他是被溫暖的柔軟衣服包着長大起來，他的手決沒有掘過地，他的腿也沒有在田地裏用過力氣。他的眉是又濃又長，他的臉上看不出隆起的肌肉，沒有深刻的皺紋，他的被包圍在稀疏的黃鬍子中間的嘴很薄很小，他的耳朵跟貝殼一樣可愛，即使牠們被風雪和飢餓和灰塵摧殘了，完全不是原來的樣子了。

他的腿——光光的露在外面的腿不住彈抖。

「嘎！」他的嘴裏第二遍發出聲音。

他並不看什麼人。

「他是做什麼的呢？在這時候，他從大風雪中來。」我懷疑的看了看店主。店主正在火前面蹲着吸煙。他從眼角裏向那可憐人瞥了一下，極輕的，同時也極看不起的，他的神情很不愉快。

「你來做什麼？」他忽然向那人訶問。

那人並不馬上回答。他默然望着火，雪和冰在他頭上融化，水一直流到他的臉上。白色的蒸汽從他身上冒起來，從他身上散佈出一種令人嘔吐的腥羶和類似油膩與糞便混合起來的臭味。接着他把顫抖着的手縮回去，用手背抹去快要滴下

去的鼻涕。

於是他勉強做了一個笑臉，樣子很羞慚，好像他很抱歉。

「來看看你呵，胡大海。」他停了一停說，他的聲音很低。

這個五百多年將近六百年後的現在的胡大海皺了皺眉，顯然他對於這話並不滿意。

「前天你剛來過，難道你記不得了？你不看見這裏有客人嗎？」

那人仍舊羞慚似的向火笑着，彷彿說：

「可憐可憐罷，胡大海，你知道外面下着這樣大雪。不錯，前天我才來過，我並沒忘記，但是這種天氣，你有什麼辦法呢？」

不過他的臉上並沒有乞憐情形，他的笑是不得已的，冷淡的，好像他有什麼一種把握，一種——你在一切走在絕路上的人所能看見的那種衰敗的聽天由命的神情。又彷彿說：

「你無論怎樣都可以，你可以隨便怎樣作，這是你的權利。我不跟你爭論。你看着辦好了，反正我不走了，你趕也趕不走了。」

店主——胡大海用樹枝撥火。然後是一陣沈深的靜默。

「去，去！滾你的！」

胡大海忽然惱怒的向門外揮着手，好像預備走出去似的站起來這樣罵。

「你今天來，明天來，姓胡的又不是你老子，我前世欠着你嗎？」

我以為這裏將有一場爭吵，然而事實卻又意外的平靜。這被驅逐的人仍舊笑着，不過更勉強了，更冷淡了，從他的無恥的臉皮下面彈動着一種激動，一種惡意的嘲笑。

「胡大海，」他用一種悲嘆的口氣說。「爲人千萬不要忘本，你想想七八年前，那時候你敢不敢說這個字？你也想想你是怎樣過來的，誰把你提拔起來的？你怎麼置這份家業的？難道我對你們就沒一點好處？」

現在只消一想就會明白，胡大海是完全被激怒了，正像被人揭穿最不名譽的事情一樣激怒了。他的臉色很快的黯淡下來，眼裏冷冷的閃着憤恨。

「七八年前是七八年前，」他大聲嚷道。「那個時候你是大爺，你有地，你有錢。可是現在，現在是現在，你把家業蕩光了，你舒服過……我拿錢我給你辦事，你對我有什麼好處？你要講良心嗎？你要講良心你應該先問問滿天飛是怎樣死的！」

這個可憐人仍舊笑着，你怎麼能讓他知道一點自尊或是生一點氣？從他身上，在這時候你才看出那種對於人生的真正冷淡，那種毫無希望，對於一切戟刺

都不會感動，都不會再起反應的態度。

「就算我對於你們沒有一點好處，胡大海，」他誰也不對的埋着眼睛說。「現在你能說不欠我什麼，你可以趕我，自然我來這裏只有使你厭棄。但是問問你自己，請想想我當館主的時候，請想想那個時候的陳世德，那個時候你可沒有說『滾』，你也沒有說拿我的錢是你用力氣換來的。唉，用力氣換來的！」

「老大，你怎麼不給客人送洗臉水？」這時候先前的那個女人在廚房裏喊。我想她大概是店主的太太。

「秋香，秋香！」陳世德忽然轉過頭去大聲向外面喊道，臉上現出譏諷的帶着肉慾的笑容。「胡大海說我對你們沒有好處，你是有良心的，你說說我當初待你好不好，你自己想想？……」

「呸！」秋香在那邊重重的啐了一口吐沫，接着不知又咕嚕着罵了些什麼。「哦，先生！」

他搖着頭，無限感慨似的向我笑道。

「你看現在的人？他們都會喫過糖咬你的指頭。人家說善有善報，這可就是報答我陳世德的！報答用過大錢，作過數都數不清的好事的陳世德的！你要良心，現在的良心可都向下長啊！」

接着他又一半報復一半解嘲的發着牢騷。

「請問，」我忍不住打斷他道。「你就是無望村的館主，就是那個陳世德嗎？」

現在他好像忽然看見了光亮，忽然獲得了救援，臉上極有光彩的笑了，好像就在這一刻間他又有了幾分回復到八年前了。

「正是啊，你聽說過的，先生，」他拍着光光的膝蓋，用極充足的聲音說。「你先前自然是聽說過的，無望村只有一個館主，天下只有一個陳世德！」

這個乞丐正是陳世德，婦孺皆知的陳世德，無望村的館主！我很快的想到八年——十年以前，這所謂胡大海是他的僕人，他的馬童，他的跟丁，同時，也是他的食客，至於那個秋香——我猜想是他家裏的婢女，他自然也會玩弄過她，正像他曾經跟無數女人發生過關係。那時候他——就是現在的這個醜態，潦倒，墮落，對於生活只有冷淡，到處惹人厭惡的陳世德，他曾經率領着他的戲班子巡行各處鄉鎮。我還記得——這些事情至今還都清楚的顯現在我的心裏，他戴着皮帽，穿着緞褂，緞袍，緞鞋，腰裏束着黃綾腰巾，騎了他的千里駒在大路上馳騁，以至驚動全個戲場。

一個人指着跟我說：

「陳世德！陳世德！」

另一人又跟我說：

「你看見嗎？哪，館主。那個騎馬的就是館主！」

那時候他的年青，有錢，華麗，最重要的是他的慷慨，他曾經怎樣像一個王子一樣惹人注目！同時他又是怎樣驕傲，怎樣尊貴，又怎樣像把全世界的禍福都不放在心目中啊！

然而歲月過去了，這些都成了使人惆悵的幻夢。現在回想起來，把十年前和十年後比起來，這好像是一種對於人生的嘲笑，所有的金錢，名譽，驕傲，尊貴，華麗全成空虛，連陳世德都已失去原來面目，無疑的他曾經過長時間的磨練，喫過常人沒有喫過的大苦，現在連當初在他臉上表現得最明顯的一個特色都消滅了。

我們首先應該講到無望村的歷史：無望村原來的名字是吳王村，它由一個同樣名字的廟宇得名。吳王廟原先建立在吳王村後面的曠野，就是我們先前看見的荒場上，現在是早已不存在了。這個村莊以現在的這名字在人們心目中出現至今不過二十五年，頂多三十年，而且正合乎一句成語，正所謂「曇花一現」，僅僅在五年中，至多七年中，它被人們稱道。人們並沒有把它完全忘記；當什麼人偶然提起它，人們仍舊記得：先前多好一份財產！

無望村，它正像從我們有歷史以來一直到現在的無法計算的大人物，在當初，他們身居要津，人們說炙手可熱。不幸有一天他們的運氣過去了，人類是勢利的，他們只看見擺在眼前的東西，接着他們就把這些失勢的大人物忘了，即使談起來的時候也只當作歷史材料看了。

人們對於無望村也就是這樣。

但是假如我們來的更早些，假如在三十年前，我們肯費一點力氣，我們去訪一訪這地方的「社書」（一個歷史上的名詞）或是去看一看丈量吏——不，不，我們不必這樣麻煩；我們只消問一問無望村或者附近的村莊上——柿園集，趙家

樓，破落寨，再遠一點，譬如夢喜莊的所謂父老。

請問：

「吳王村的陳家有多少田地啊，大爺？」

「寶善堂嗎？」

這個所謂父老想了一想。

「說是十頃。」

接着他伸出大拇指頭，隨後他把其餘的四個手指全伸出來。

「其實，有這些些！」

於是再接着，我們問第二項。

「吳王村那樣茂盛，難道就沒有第二家財主了嗎？」

這個父老向我們搖了搖手，他一言難盡似的把臉皺起來，同時搖頭。

「沒有了。只有陳家，別的沒有了。」

「那麼其餘的人家呢？他們都做什麼？」

「都是種莊稼的，寶善堂的種莊稼的。」他說都是陳家的佃戶。

十頃或者「其實有這些些」——十五頃土地，在北方並不算一個大不了的地主，可是吳王村有這樣好的幾個條件：第一，我們以這裏為中心，以五十里作半

徑，向周圍畫一個圓，在這圓周之內再沒別的地主比寶善堂陳家的土地更多的了；第二，這是一種不幸，然而對於一個地主，它或者正可說是一種大幸，寶善堂男丁不旺，他們沒有人口，在三代間這人家都維持着所謂「單傳」的傳統。因此它不致遭遇大多數地主都遭遇過的不可避免的悲劇，它的產業沒有被分割。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就是原先的寶善堂的創業者，陳世德先生的祖父，他是一個真正的「馬上皇帝」——這地方的居民是這樣稱呼這種人的——你曾經看見這種土老兒嗎？他們的小衫常常是補綴的，土褐色的；他們的小襖和棉袴同樣綴着補丁，它們從藍色褪成灰白色，在他們的一生中甚至你可以數得出他共總穿過幾次長衣。說一句老實話，這些長衣對於他們有甚麼用，走起路來它們絆你的腿，蹲下去的時候你得把它們撩起來，它們徒然給你增加許多麻煩。並且你看見過這種人，你看見過早晨三點鐘——當然他們並沒有什麼鐘表，他們自己就是一個極準確的鐘表，到時候他們就醒了，天還不明亮，公雞才剛剛叫第二次，他們就從牀上醒過來了。你怎麼能使他們睡在牀上溫習好夢，他們有這樣多心思，首先他們要到柴草園裏看一看柴草，成垛的柴草；其次他們到牲口屋裏看一看喂牲口的伙計有沒有偷懶，他是不是忘記給牲口上草；接着他走出大門，看一看是否有人在夜間砍他們的小樹；再接着，他們到地裏去，即使是在冬天，地面上鋪

着連天大雪，他們仍舊要到地裏去。這樣的人，你要他穿長袍作什麼？他們走着的時候老是注意着路上，他們要看路上是否有一根繩頭，或是一堆牛糞，他們耳朵裏常常塞一枚生鏽的制錢，偶然間他們在路上拾來的制錢。他們一年中只穿一雙新鞋，身上或手上永遠滿是泥土。除了泥土和錢他們什麼都不認識了。

這個寶善堂的創業者——陳世德的祖父就是這種人。人們說：「他每天是扳着指頭過日子的。」

他的一生只要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他大量購買肥料，盡可能把土地養肥；然後他的長工和佃戶把莊稼一車一車拉到場上，再從場上將糧食一袋一袋的送到倉裏，從倉裏再將糧食一車一車送到市上，最後他用這錢盡可能的買成田地。他從二十歲一直到他的最後就過着這種日子。此外他甚麼都不知道，什麼享樂，舒服，休息，全跟他沒有關係。他刻苦的活着，從來不覺得他自己有很多錢，很多產業。他似乎生來就帶着這種大胃口，一種永遠不能滿足的欲望，他的耕地漸漸廣闊，他的騾馬日日增加，他的樹木也一年比一年茂盛。

同時人們又說：

「你看寶善堂，他的家運正跟他的樹木一樣！」

不幸——你現在已經很難想到這種事情，當初鄉下的財主們常常碰着這種煩

惱，這個好人有錢，有地，有驛馬，有僕人，有又大又堅固的住宅，他卻不能安靜，不能被流氓，痞棍和衙役訛詐。

然而所有的虧欠都記在賬簿上了。到了他的兒子——陳世德的父親，局面直完全變了。他的兒子是一個武舉，最後的一科武舉，人家在背後喊他「三千兩」，據說他的武舉是用三千兩銀子買的。但是這沒有關係，就各方面來講，這個武舉老爺，或是說三千兩老爺，他並不會辜負他的令譽，就各方面講，他仍不失為一個好漢。這自然是一種反動，他從他父親受的侮辱得到教化，接着自然要復仇了。他很快的就以打架出名。在他的一生中究竟發生過多少次械鬥，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計算過。最初他打死一個衙役，因為那個衙役訛詐他父親訛詐慣了，忘記了他的地位；接着他又打死一個鄰村的地主，因為那地主在他父親當權時候佔去了他們的田地。他自然不免——並且常常要打官司；當他作寶善堂的主子時候，大約在二十五年中間，訟師們包圍着他，衙役們每天帶着傳票在他的門房裏出現。

他的轎車每天都在車庫裏伺候着。

「又有什麼事情了嗎？」人們看見他的車子從車庫裏拖出來便這樣問。他的車夫照例一面收拾着繩套，一面回答：

「一件小事；我不知道，總是一件小事情。」

在他父親的時候，守城門的在一年中很難得看見寶善堂的車子從那裏經過一次以至兩次，現在牠每月要到城裏去七次，甚至十次。守城門的——其實連牠必須經過的那條街道上的居民在內，當他們遠遠的看見牠搖擺着走來，他們便嘆息着說：

「三千兩又進城了！」

這意思就是說：

「武舉又鬧出事情來了！」

武舉老爺的父親有的是錢；人們說「衙門八字開一，打死人是小事情，有錢是大大事情。他盡量將他父親的錢往衙門裏堆。和這些事情同時，或者是正因為這種緣故，吳王村也很自然的被人家叫作無望村了。

但這有什麼關係？假如說他父親的嗜好是土地，他自己的嗜好就是涉訟。關於他，這裏曾經有過一個傳說，一個笑談，這看起來是很荒唐的，它卻是一件絕對可靠的事實。

有一天武舉老爺巡視他的莊稼，他很高興，在路上他碰見他的一個朋友。他們在路上談着牲口，糧價，新到任的一個縣官，一個破落戶的情況，並且一路上

開着玩笑。

「三千兩，」他的朋友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說道：「你究竟跟誰還沒有鬥過呢？你一年到頭走衙門，衙門口的甬路都被你踩光了，你想想我們這周圍的人家還有誰你沒有鬥過？」

「就跟你沒有鬥過，伙計。」武舉老爺笑着回答。

「三千兩，說實話你要跟我鬥一下嗎？」

「你覺得我不能跟你鬥嗎？」

「我們不開玩笑，三千兩，我說的是真的，你說話要算數。」

「好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在家裏等着好了，三天有人找你。」

於是兩個朋友就笑着分手。三天以後，衙門裏將拘票送到他的朋友家裏，他的朋友還以為只是武舉老爺跟他搗鬼。他一直到無望村來。武舉老爺正看着車夫在大門外套車。

「你在作什麼，三千兩？」

他的朋友遠遠的就大聲問。（這個好人的臉上仍舊飽溢着玩笑神氣，仍舊快樂的笑着。）

「你在什麼地方弄來一張草紙？說實話，三千兩，這傳票是假的，你騙不過

三千兩極快活的接待這個客人。

「別說了，伙計。你來的正好，我們一道到城裏去。」

三千兩於是和他的朋友坐着他的轎車，他們一路上戲耍進城。這官司一直延長到五年，他們從朋友變成仇人，直到他的朋友因為氣惱死掉後為止。

三千兩老爺的威名從此——其實遠在很久以前——把全境都震動了，人們跟他說話的時候不再像對一個鄉愚，不再像對他的父親，他們把他稱呼作「陳爺」或是「陳老」了；人們遇見他的時候開始讓路給他走了。

這時候陳世德出世。

這個英雄來的恰是時候，寶善堂有父親置下的土地，田莊，成羣的騾馬，同時有兒子的威名。許多佃戶和長工爲它耕作。它甚麼都不缺少。

寶善堂甚麼都不缺少，它早已把一切都準備好了，每天既忙的睜着眼睛，焦灼的，煩惱的等着它的承繼人了。在另一方面，司命老人也準備好了。三千兩老爺的第一個太太害着一種怪病，她不會生養兒女。同時——這是當然的——就因爲這一點她受了不少折磨，公公和婆婆每天罵她，三千兩打她，連僕人也對她大模大樣的，不把她當成一個主人，他們不尊敬她。這個不幸的人直等到足足看夠

七年嘴臉之後，上天才向她垂憐，她從她的苦海中得到解脫，毫無留戀的死了。所有的寶善堂人都輕鬆的喘一口氣，因為他們等待這個可憐人的死業已等待很久，另一方面，在他們看來，他們是放下一種壓迫着他們的沈重的擔負，這被赦免的好像正是他們自己。

接着——這真是很快的。人們說：

「鰥夫空房，

那邊下葬，

這邊拜堂。」

三千兩很快的就迎娶進來他的第二個太太，一個驕傲的小姐，一個過時了的少女。

她自然並不十分看得起這個所謂「土財主」——這個由一個滿身泥土的公公和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婆婆再加上一個武舉兒子——一批粗人組織起來的家庭。用她的說法：

「他們就跟豬差不多，既不會喫，也不會穿！」

她從心底裏看不起他們。

這裏有一個使人不能不大大驚訝的地方，世界上竟有這麼多的無從解釋的事

情，她的驕傲竟使她在這個家庭裏占了上風。大概就因為她身出名門，就因為她是一位小姐，她才把她的公公和婆婆都嚇住了。至於武舉老爺，他也正跟大多數人一樣——他們中間的一大部分永遠怕他們的第二個太太。

這第二個三千兩太太比他年輕；然而真正的原因卻並不在這裏。人們的第一個太太儘管比第二個賢慧，儘管比第二個美麗，人們仍舊不會注意到她們的優點。等到第二個，他們已經嘗過沒有太太的苦痛，他們已經學會容忍，學會愛惜，因此他們往往把一個夜叉當作天仙。

這自然只是一種可能的推測。至於武舉老爺的服從這第二個太太，這未來的英雄的母親，沒有人能確切知道是為什麼緣故。這是夫婦間的一種祕密。總而言之，所有的人都尊敬她，或者更恰當些說，所有的人都怕她。她很快的就把寶善堂降伏，把大權操縱在自己手裏。

她有什麼過人的地方嗎？不，她沒有過人的地方。

最初她曾經養過一男一女，他們都沒有長成。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上天造成他的作品的苦心，他曾經怎樣努力，直到最後，造成一個英雄的條件才算完備。

陳世德在人們的長久期待中出世，他在綾羅的包被中長大起來，在僕婢胳膊上長大起來，由這一個女僕的臂彎被遞上那一個女僕的臂彎。

這個十五頃地，廣大的住宅，成羣的騾馬，茂盛的樹林，無數的佃戶的未來主人，千人的眼珠，當他會咯咯笑的時候，無論誰看見都要香一香他，摸一摸他的臉蛋。在人們的心目中，他是世界上的惟一寶貝，除此之外，世界上沒有更可愛更值得注意的了。假使人們知道天有一天會塌下來——縱然天塌下來也是一件小事——人們首先為他的命運擔憂。

當他以假嗓子——沒有淚的嗓子號哭起來——

「你這個騷東西！你又怎麼他了？」

或者是——

「你的心浪到什麼地方去了？你這個小淫婦！」

他的母親就用這樣不堪的話罵那抱着他的婢女。

（關於這個太太——世上畢竟有這樣一種真理，至少是在中國，它特別具有這種性質：地位越高的人，他也就越加愚蠢。寶善堂也正跟在皇宮裏一樣，什麼

事都被蒙蔽起來。人們說：「她是有福的！」請想想「她是有福的！」說這話的人多麼阿諛，多麼卑賤！

說實在話，三千兩的這第二個太太，陳世德的母親並沒有「福」，甚至完全說不上「福」。她並不是生來的特別愚蠢——如果是這樣，事情也許會比較好些，至少她可以安靜一些，別人也都可以安靜一些——不幸的是在寶善堂這種家庭中，這裏甚麼都不缺少，正所謂「一呼百諾」，它需要的只有命令和責罰；至於應付家庭以外的事務，出面的是三千兩老爺，碰釘子——世上假如真有這種釘子，自然也是三千兩老爺的，她永遠得不到教訓，永遠沒有反省的機會。其實她也從來就不知道有所謂反省；她的智力從來沒有得到啓發，驕傲和環境把她限制住了。

這個太太是神經質的，冷酷的，同時又有無比的熱情。她的臉有時候是青灰色，那種把臉的輪廓拉長，嘴角上並且有幾條細小皺紋的青灰色，有時候她的笑聲又震動着這個地主的住宅，甚至全部村莊。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她常常忽冷忽熱的變化着，毫無來由的騷亂着；沒有人能捉摸到她的脾氣；寶善堂因此也被騷亂着，每天得不到安靜。

陳世德同時也就在這種空氣中長大起來，在各種醜話和一個缺乏知識的婦人

手中長大起來。漸漸的，這個苦惱家庭中的惟一希望，惟一明珠，衆人的惟一安慰，將來的無望村的主人，他漸漸的自己活動起來了。

無望村的人家全是寶善堂的佃戶，他有權力闖進每戶人家，每戶人家的閨房，甚至最隱密的地方。

不，不單有權力；他是當真像一個小王子一樣，到處被接納，到處被歡迎，到處被阿諛；年老的人把他當成他們的主人，少婦們希望她們自己將來有這樣一個兒子，少女們都有一種特別感情，她們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她們對待他像對待一個小情人一樣特別關心。總而言之，一句話說完，人們認爲他肯到他們家裏是一種榮譽。尤其是少婦和少女們，她們把他包圍起來，把他抱起來，把他緊緊的壓到胸脯上，把臉蛋緊緊的貼到他的臉蛋上，好像這在她們是一種安慰。接着他闖進第二家，第三家，他同樣被包圍在歡迎與阿諛中間。

陳世德在小時候就顯出他有一種才能；他看起來是這樣忙碌，他到處奔跑着，穿過大路，爬過牆頭——至於衣服，這是沒有關係的，他從來就沒有想到過牠們，況且，牠們早就一箱一箱的被準備好了。

沒有人能追得上他的蹤跡。

但是遠遠的，人們就看見這個無望村的英雄，因爲在他後面永遠追隨着一羣

狗，同時還有一羣佃戶的兒子，猶之乎當初法蘭西軍隊追隨着拿破崙一樣。

這些孩子自然都是爬高跳遠的能手。

他們由這個英雄率領着，爬上老樹，爬上屋頂，將鴿和小雀捉出來。於是寶善堂的大門下，沒有書籍的書房裏，各處地方都掛滿了鳥籠。他玩弄着牠們，實驗着牠們。至於這些生命，牠們對於他是沒有意義的，他並不是爲着喜歡牠們纔把牠們捉起來；他是爲了牠們是一種東西，牠們會給他做出各種情態。他用顏料把牠們染起來，紅的，綠的，藍的，染成各種顏色。有時候他極認真的研究牠們，他許久許久的望着牠們的小小黃嘴，牠們的短短的翅膀，牠們的又紅又嫩的腳爪，忽然從牠們身上拔起一根毛，或是用樹枝剔一剔牠們的眼睛，使牠們痛苦的叫起來。他從這種痛苦的叫聲中得到一種滿足。有時候他把牠們的柔軟的羽毛全部拔掉，把牠們拔得光光的，讓牠們在地上爬着，看起來像剛出世的幼鼠，接着他用泥土把牠們埋起來，爲牠們做一個墳墓。有時候他用繩線將牠們拴住，像放風箏一樣把牠們放到空中。最後，他對於各種實驗都滿足了，完全厭棄了，於是他用力把手一握，唧的一聲，這些雜色斑駁的小東西便被結果。但是最多的時候，卻是牠們被忘記了，等到三天以後——他想起牠們，牠們早已在籠子裏餓死了。

在前面已經說過寶善堂是「一呼百諾」，這個純粹的寶善堂主人——不是陳世德的祖父或祖母，他們是真正的鄉下人，他們曾經創立家業，在田地裏喫過大苦，卻從來沒有享受過他們的富貴；也不是三千兩老爺，他曾經看見他的父母過過苦痛日子；也不是三千兩太太，她是在一個破落世家的不幸空氣中被養大的。這真正的主人，或是說真正的「寶善堂人」是陳世德。

這裏既然是什麼都不缺少，需要的他可以呼喊僕人，不滿意的他可以打罵僕人，他從來就不必思想，因為根本就用不着。他所要的只是滿足自己的慾望，一種單純的又時時變化着的慾望。

至於憐憫，同情，替別人打算，這些事情在寶善堂是不必要的，它們從來就沒有在寶善堂出現過；它們是在別的地方，不可知的地方，它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到這裏來。

陳世德於是跟他的家將們——他的佃戶的兒子們鼓噪着，吶喊着，正像古代戰場上的戰士，替他的狗羣助着威，讓牠們向別的野狗進攻。在這裏，雖然他年紀還很小，他已經顯出他的勇敢，他已經顯出一個主人，一個大將——譬如拿破崙的風度，有時候他們慫恿着他的狗羣追逐兔子，他率領着他的親兵們一直深入曠野。

「世德少爺，我們回去罷！」終於有一個孩子哭喪着臉說了。說着時他並且回過頭去望了望村莊，他們已經離開無望村這麼遠，他有些害怕。

這孩子的可憐聲音是在乞求。

陳世德，當這時候，他便顯出一個軍隊司令樣的決斷，他拿出他的好像沒有人能反抗的絕對權力。

「你敢走？」他一面還在跑着，忽然氣咻咻的站住說。「喂，喂！都回來，他敢走我們就在這裏揍他！」

在這以前他自然也跟那個孩子一樣望了望村莊——他的無望村。說實在的，他並不比別人勇敢；僅僅是一種惡意，一種糟蹋別人，使別人受一點苦的慾望促使着他，使他看起來他的確是他們的一個領袖，他的確無所恐懼。於是他們繼續鼓噪着，吶喊着，追逐着兔子。他們自然不一定能追得上——並且常常的，他們只落得一身大汗，一陣要透不轉氣來的氣喘。

那孩子得不到陳世德喜歡，又恐懼又不敢反抗，他可憐的悲傷的在後面跟着，像一條尾巴似的跟在後面。

於是第二遍，他又乞求了，他的確是要求陳世德可憐他了。

「世德少爺，世德少爺……」眼淚已經流到他的臉上。

陳世德自然更加憤怒，他沒有追上兔子。他把這憤恨全放到這個可憐孩子身上。於是他揚起胳膊，大聲向他的別的家將們喊：

「大家過來揍他；揍這沒有膽子雜種！」

接着他又將手從後邊往前一揮，像指揮着軍隊衝鋒似的，向他的狗羣邪許道：

「呵卡！呵卡！」

他做的是這樣勇敢。這一回他們自然捉住了，那個可憐蟲號哭着在地上滾，他不敢逃走。他們——他的狗羣和他的家將和他自己，於是一同撲到他身上。

有時候，陳世德遭遇這種不幸，他爲着什麼事情跟人家發生了爭吵，在外面被人家被跟他差不多年齡的孩子打了。

「哭什麼？走，去跟他打去！」他的父親三千兩這樣吼着。「把他們的屋子拆了，鍋給他奶奶的砸了！」

這好像是一件大事；三千兩老爺率領着他的家將們——佃戶們，長工們，吳王村的痞棍們，他們拿着各種武器：杆子，梢子，鎗鏟，大刀，九節鞭，一陣風跑到那人家，拉住他們的男人跟女人的頭髮，把他們拖到大路上，搥得像一堆一堆的爛泥，並且把他們的鐵鍋，飯碗，箱櫃全都拋到外面。

接着他父親給他請一個先生，他於是被送到書房裏去了。他坐在桌子前面哼着，一面他的心思飛上了曠野。他想着兔子，鴿子，知了，麥雀……直到晌午，他還沒有一點希望。他連一句都沒有記住，那些句子根本就沒有能夠進入他的心裏。

當他在喫飯的時候還沒有快活的回到後面住宅裏去，當他在他的書桌旁邊哭着的時候，他的母親三千兩太太一直衝進書房。

「我們請你來是叫你教我們孩子書的，你自己教不好，倒打我們孩子；你要是一下子打死他，你的這個賤命賠得起嗎？」

她把先生罵的縮着頸子像一隻烏龜。

因此陳世德曾經換過至少有五個先生，直到最末一個，他的一本百家姓還沒看唸完。不久他就被解放出來，他得到自由，開始騎着他父親替他買的小馬，在曠野上和附近的村莊上跑了。

三

寶善堂有一個特殊人物，一個小厮。司命老人已經將他們安排好，他應該追隨着陳世德，在一個相當時期中替他服務，使他看起來更像一點樣子。

這個人的名字叫胡大海。

關於這事你有什麼辦法呢？命運對付胡大海正像它過去在世上曾經對付過的無數豪傑，一開始它就試練他了。他的父母是三千兩的佃戶，他們曾經像牛一樣在土地上耕作，不幸在這個英雄長成之前，有一年他們害瘟疫死了。於是這個孩子流落在主人家裏，他每天打掃客廳，在那裏揩拭桌子，磨亮嵌鑲的茶壺。有時候他也跑到曠野上去，許多割草的孩子便圍住他，辱罵他，甚至毆打他。

沒有一個人想到他。

「這是一個野種！」他們說。

在胡大海，這也許正是一種不幸，一種不致使他過分愚蠢的可能原因。他不大跟別人講話，好像他對於什麼事都明白，都有把握，並且已經把它們完全記在心裏。另一方面，人們自然也不大理會他，他們覺得他過分驕傲，他們覺得這個野種是一個不懷好心的危險人物。

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他慢慢的長起來了，古銅色的皮膚，深黑的眼睛，寬闊的額部，方形的下顎，慢慢的——高大，強壯，廣肩，細腰，長成一個漂亮的青年人了。

當他沒有事的時候，他常常一個人在三千兩家大門外的車欄上坐着，再不然，是在禾場上，在石滾上坐着，默然望着從遠處經過的年青婦女。當他在路上走着的時候，他把兩臂抱在胸上，微微幌着肩膀——一種傲慢懶惰的大爺姿勢。這樣一步一步的踱過去，好像這是他的惟一工作。

人們害怕着他。

「瞧着罷，他不會作出好事出來的，」人們提心弔膽的想。

有一天運氣終於來了，它看見胡大海了。在一次兇殘的械鬥中他打的是這樣好，人們說他對付他的敵手像對付木頭，他一口氣打倒七個，他自己在這一次械鬥中受傷，他的眼紗上被永遠留一個記號。從此人們開始注意他，三千兩老爺注意他，他滿心高興的把他叫作「大海」。

在另一面——人們沒有留心——陳世德卻早已注意到胡大海了。這正是上天給他安排下一個僕人，胡大海對於他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它吸引着他，倘使他有一個上午看不見他，他便禁不住到處尋覓，感到極大的痛苦。

胡大海比陳世德大約年長八歲。在十八歲以前，陳世德崇拜着他，他在這個王子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這在胡大海在械鬥中得到勝利以後尤其厲害。這個人的才藝是這等出衆，這等過人，同時又是這等勇敢，他會用嘴吹出各種曲調，有時候它們是哀傷的——雖然他——陳世德並不懂得裏面包含着什麼意思，它們卻使他從心底裏感到憂愁；他會極可怕的打唿哨，尤其是在沒有月亮的夜裏，在曠野上，爲此他感到恐怖；在另一個時候，他又會像狼一樣跳上人家很高很高的牆頭。說真的，在他心目中還有什麼是胡大海不會的呢？最使他奇怪的卻是胡大海並不是不喜歡說話，而且當他從眼紗上瞅着從他前面經過的少女或少婦，她們爲什麼紅着臉同時又笑着拋給他一個動人的眼色的呢？

陳世德每天追隨着胡大海（或是說胡大海做着陳世德的隨從），這個漂亮的小廝好像一個使者，沒有人能知道他將被帶領到什麼地方。

這自然不能責備胡大海，寶善堂的這個最末的英雄的命運早已被注定了。他出世的時候好，出世的地方好，一切都在靜靜的等待着。它們好像已經在寶善堂和它的周圍睡過很多年，這時候剛睜開眼睛。

「他來了嗎？」一個問。

「來了，就要來了。」一個回答。

它們打著呵欠。

陳世德漸漸的更大起來，他們每天很早就從牀上起來，人們都還在夢中，他們已經肩着「老公」——一種被養了專門誘引同類的鷓鴣——一面吹着哨子，在星斗滿佈的曠野上了。

「克克差！」老公叫着。

「兌，兌！兌，兌！」哨子鳴動着。

他們有如漁夫，一心等待着應聲。接着他們張開網；哨子和「老公」仍舊叫着；他們可笑的躬着身子，踏倒莊稼，在滿掛露珠的田地裏慢慢趕着鷓鴣（有時候他們要跟人家打架，因為他們把人家的莊稼踩壞，又碰着一個不知趣的田地主人。）這樣直到太陽出來，旭日的嫣紅光輝照亮了大地，他們完全被打溼了，像從泥塘裏出來一樣的被濃重的露水打溼了。他們捉住幾匹可憐東西；這些東西在兩天內就自己決定牠們的命運，當牠們被鬥敗的時候——牠們也正跟這個無望村的將來的主人一樣，命運註定牠們將來有一天要被打敗——牠們就被往地上一摔；就在當場，往地上一摔。再不然，如果牠們有這種幸運，牠們還可以多活幾天，等着牠們的伙伴被集到相當數目，牠們被送進鍋子。

說真的，牠們爲什麼不多用一點力量，爲什麼牠們不多咬幾嘴，要傷害這個

主人的驕傲的呢？

這時候寶善堂各處都掛着鳥籠，最多的是鸚鵡籠。

陳世德和胡大海到處找人家鬥鸚鵡，他們的馬蹄每天驚擾着附近的村莊和荒寂的曠野。遠遠的——當人家看見大路上滾動着的煙塵，他們離開村莊還很遠，人們就恐慌的對路上玩弄泥土的小孩警告道：

「來了；快快走開，兩個沒頭鬼來了！」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他們一直衝進村莊。

他們並沒有什麼事情；有時候他們到賭博場裏去，一個土棍的客廳裏去，他們在那裏接受人家敬奉的菸和茶。他們並不賭博。他們在那裏坐一會，或者站着看人家壓幾回注。有時候他們到一個鄉下的客店裏去，在客店門前的桌子旁邊坐下，這使他們感到一種趣味，他們好像兩個過路打尖的旅客。

但這些都是小事情，他們的目的是在把誰家的婦女引誘出來。假如在誰家門口的空場上恰巧坐着一個正在繡花的少女或是新婦，要不然他們真能誘出來一個，胡大海便發出一聲咳嗽。

「咳！」一個暗示。

這似乎特別使他們快樂，使他們特別感到榮幸。接着他們便借一種事故停留

下來，譬如他們的勒口壞了，或是後鞵斷了，他們到那人家去借小刀。他們有這麼多餘的精力，有時候，他們遇見一個老人，他在大路上沒有來得及躲開，於是他們便從他身上躍過去；再不然，他們把一個莊稼人衝翻。

四

謠言從無望村附近向外傳佈，人們說陳世德是一個獵豔能手。

其實這事情毫不足奇，每一個較為熟悉鄉下情形的人都會知道，除去極少數的例外，每一個地主都生成的有這種豔福。他們可以把自己打扮起來，用富貴和衣服向那些無知的鄉下女人炫耀；等到他們把她們蠱惑，把她們弄到手裏，接着滿足了自己的慾望之後，他們便毫無留戀的把她們忘了，像穿破了的襪子或是潑到地上的水，永不回顧的把她們拋棄了。

至於陳世德自己，他自然——自從他會騎着三千兩替他買的小馬，自從他會同胡大海在附近村莊上和曠野上馳奔，他就漸漸的明白他的地位。他是無望村的主人。他有優越條件，使女人羨慕，同時又使男人恐懼。

沒有人知道他共總有多少和好；他有的大概比人們知道的要更多一些。（他是可以隨便到什麼人家什麼地方去的，倘使他被人家捉住，人們不敢惹他，他們只敢向他恐嚇。請注意他們只敢向他恐嚇。）爲着證明這件事——這很方便，當你跟陳世德並轡在路上走着的時候，倘使你有這種好運，你們恰巧碰見兩個女人，一個少女，另外一個，一個少婦。在這裏你可以看出那個少婦如何感到光

榮，她放蕩的向你們——其實僅僅向他，向陳世德笑，眼睛裏煥發的活動着一種光彩，一種淫慾。

當你們緊挨着從她們旁邊擦過的時候，她停了一停，單爲了說這一句話，或者只是爲了使人知道她在這裏，她停了一停。

「冒失鬼，你看你裝的跟一個人一樣！」她向陳世德罵，接着她得意的瞅了瞅她的伙伴。

至於你剛才看見的少女，她卻是完全不同；她走的很快，好像她是這樣難爲情，又這樣恐怖，她的臉紅的就跟懸崖上的杜鵑花一樣，並且離開你們很遠就點頭低下去了。她也許不能算是陳世德的情人，因爲當初她自己並不願意，她是不得已的，她已經喫過這個「冒失鬼」或是說獵豔者的虧。

這時候你們業已走過去了。

「這是誰，剛才跟你說話的？」於是你問。

陳世德笑着在馬上回過頭去望了一望，剛才的少婦正一路走一路用肩膀碰她旁邊的少女，同時還唱着小調。

「一個浪貨，」他加了一鞭，然後又用一種毫無興緻的聲調說：「怎麼，你看中她了嗎？」

你並不直接回答他；你說：

「她長的並不十分好看。」

他把你當成一個毫無經驗的人，輕蔑的嘲弄的向你笑着，彷彿他正預備將你教訓一頓，接着他什麼都不說了。

陳世德的相好中最著名的一個，也許——自然並不一定，但也許就是你們剛才在路上看見的少婦。她跟她的丈夫住在趙家樓，離開無望村有兩里路的一個莊子。她的名字叫做縫子，他的一個佃戶的女兒，同時也是他的一個佃戶的老婆，一個強壯的潑刺農婦。她在陳世德的生活中並不占重要位置，甚至對於他毫無影響。她的所以出名就因為她有一種自由，沒有人敢妨礙他們，他們用不著把這種事情十分祕密起來，另一方面也因為她對於各種醜話毫不在乎，還常常以這種關係為榮。

陳世德時常跑到她家裏去。有時候，尤其是夜深，他跟胡大海在客店裏或賭場上留連的太久，再不然是因為無聊，他們不能安穩的一直在牀上睡到天亮，因此他們便在夜色中馳騁。隨後他們帶着沒有消盡的餘興去敲縫子的門，他們在那裏作一時消遣。

她的丈夫——人家說他是一個「窩瓜」，一個原始時代的生物。當他看見他

們的時候，他便平靜的說：

「你們從哪裏來的呀？」

他的脚和手好像沒有地方安置似的，接着他沒有話了，他不聲不響的走出去，把招待這兩個好人的事情交給他的老婆。

他並不常在家裏，白天他在無望村，在主人院中作一些雜事；倘是夏天和秋天，他便一直在曠野上工作，夜裏也睡在曠野上。

有時候年青人和村童跟他開頑笑。

「縫子給你縫綠帽戴了，伙計？」他們笑着說。

「你兔小子總沒有好話！」他便極拙笨的咕嚕着罵。

他怕他的老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他對於這種事情——是他害怕着三千兩，是他因此在暗中生氣呢還是他另有自己的看法，別人不知道，他從來沒有表示過意見，好像他只把它當作耳旁風，他不知道或者他裝着不知道。總而言之，是這樣的，除非他餓着肚子，他生活着並沒有什麼不滿意。

在你們毫無聲息的走了許久之後，陳世德也許會不在意的用懶懶的沒有慾望的聲調談到女人，從新回到他先前沒有跟你講的問題。

「你以為女人教人喜歡是單單因為她們長的好看嗎？」他望着前面也許是睜

着手裏的韁索，忽然誰也不對的問。

「那麼她們另外還需要別的什麼呢？」

「你一點也不明白這裏面的趣味；要是你經驗過五個女人，你就知道這是另外一件事，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

「說真的，女人使人喜歡並不一定在乎她們長的怎樣好看，」他繼續自言自語的說。「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東西。有的女人——自然，她們也不能長的像一個夜叉——她們使人覺得可意。」

你們於是都不說話的走了幾步。他嘆息着說：

「唉，可意！所有的樂趣都在這裏了啊！」

這時候他也許比你年輕，他還不到二十歲，談起這種事情他卻像一位美食家談論菜肴，他沒有一樣不明白；他知道某種菜肴需要某種配合，某種味道，某種火候。最重要的——並不是他有耐性，甚至完全說不上耐性，但是他有征服一切的驕傲心，有一種對於這種事情的特別勇氣。

人們常常看見他指他父親三千兩的馬刀，他在一個夜間能跑好幾個村莊，跳過好幾重牆頭，人家說他就跟野狗一樣。

這事情發生在一個秋天的晚上。陳世德有一個客人，他的一個遠親，一個鄉下破落主子的兒子。這是一種我們習見的人物；對於這種人物，人們有一句嘲笑的話：但是極恰當的話：他們出世遲了幾年。這就是說他們一來到人間就是不幸的，他們祖宗留下來的產業早已在他們父親手裏蕩光了，到了他們，正是所謂「家徒四壁」。他們自己——肩不能肩擔，手不能挽重——甚麼都沒有學會；他們僅僅從他們父親那裏學來一種本領，即使在飢餓的時候，他們走起來仍舊袖着手，仍舊昂昂然毫不發慌。他們帶着一副好口才——一副破落主子的口才，每天兩袖清風的在四處親友家游蕩。

陳世德的遠親就是這樣一位大爺，人們叫他作「滿天飛」。

這一天人們都已經喫過晚飯。

「老德，你敢不敢上夢喜莊看戲？」滿天飛激弄着陳世德說。「你要是敢，我一輩子服你膽大。」

「老德」是一種尊稱，人們準備到時候把它們顛倒過來，把它們改的更像樣一點，改成「德老」。夢喜莊卻是陳世德的丈人家祖居的莊子，或是說恰當些：

陳世德不會婚娶的丈人家的莊子。

（陳世德剛剛訂婚不久。）

其實這一天白天陳世德已經到戲場上去過。他騎着馬在那裏兜了好幾個圈子，使所有看戲的人都驚擾起來，轉過頭去看他。他得到一個大勝利，接着他就跑開。

「滿天飛」，他教訓着說，「你是一個生成的沒膽東西。夢喜莊又怎樣？爲什麼夢喜莊我不敢去？你以爲這樣就把我嚇住了嗎？」

滿天飛自然明白他在這裏的地位是一個丑角。

「爲什麼你不敢呢？你自然敢，老德。」他阿諛的同時更進一步的激着這個未來的寶善堂主人。

於是陳世德招呼了胡大海，他們便出發了。

其初他們走的很慢。曠野上是黑暗的，促織在田地裏珠珠的叫着，螻蛄在軋軋的震動着翅膀，夜色是溫柔，廣大，神祕，露水閃時時在天末閃動。在各處的大路上，年青的莊稼人唱着或是打着唿哨（他們中間的大部分要到戲場上去，有的還帶着被窩或是一件破舊棉袍，他們把這些東西祕密的放到莊稼叢中，再不然就把牠們一直帶上戲場，等到煞戲後回到自己田地裏過夜）。有時候忽然起來

呼喚聲，在另一方面，也許就在同時，卻發出一陣壯實的生命充足的笑聲，使三四里外的空氣都震動起來。野火這邊那邊的在黑暗中閃爍。接着，忽然間，所有的聲音在一個短時間中都消滅了，湮沒在廣大的夜色中了。

他們的馬走着所謂碎步。當他們走過趙家樓的時候，一個女人從路上閃開，把路讓給他們。她在暗中叫道：

「老德！」

這是縫子的聲音。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縫子？天這樣黑，你不害怕嗎？」陳世德望着下面，同時將馬勒收緊。

縫子並不回答他。

「老德，」她笑着說，「你也去看戲嗎？你去夢喜莊，這可對了，你要見一見你的那一位了。」

陳世德說：

「爲什麼我不能看戲？」

「你不要理她，老德，」滿天飛在旁邊回答他。「她在喫你的醋。」接着他又轉過去向縫子取笑道：

「縫子，你怕老德見着他的那一位把你忘了，是不是？其實拿你這一品人物，你耐心等着好了，將來老德做了皇上，他準封你做西宮！」

「呸！下流東西，滾你的滿天飛！」

縫子這樣罵着，然後向陳世德說：

「你可別跟人家故事裏說的一樣，老德。你記不記得有一個沒有娶親的女婿到他丈人家裏去，丈人跟丈母不在家，他被小姐留下了？」

陳世德的快樂使他特別顯出勇敢。

「說真的，縫子，」他笑着答道，「要是有一個好心腸小姐留我我也肯。你不想跟我一道去？來，咱們倆騎一匹馬。」

縫子酸澀的挖苦道：

「咱們不倆，老德；跟你一道算是賣什麼的？你騎着馬走你的，我自己走我的！」

滿天飛接過去說道：

「你忘記了，縫子，你應該說你騎你自己的！」

縫子自然不喜歡這個破落戶。她在路旁遲疑着，顯然是在想方法報復她恨死了的滿天飛的這張所謂窮嘴。

「大海，你怎麼不說話？你在那裏作什麼？」她轉過去問陳世德的僕人。

胡大海一直都在旁邊站着；這個好僕人是生成的知道自重，他明白他的地位，倘使他要不使自己受辱，或是不自貶身價，（滿天飛雖然卑下，須知道他是陳世德的親戚，身分無論如何要比一個僕人高出一些。）在這裏他便只好沈默。

「我在聽你跟老滿，」他用一種極老成的聲調回答道。

「你在聽我跟老滿，」縫子說；「什麼老滿！我們或好或壞總是老德的朋友，滿天飛算是什麼人？你看他跟在老德屁股後面，孝順的就跟他的兒子一樣，其實他從頭到腳連一個皮錢都不值！」

滿天飛正準備回罵過去。就在這時候，胡大海警告他們說正有什麼人從後面趕上來，於是他們鞭打着馬一直向前而跑了，一直向夢喜莊馳過去了。

「滿天飛，」縫子用幾乎使全世界都可以聽見的聲音在後面喊，「你是個生成的下賤東西！」

他們應着這聲音在路上哈哈笑着。

陳世德在路上很高興，他想着縫子向他提起的故事；這故事是他小時候就聽過的，並且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的，他平常對它不會留心。

「一個不曾婚娶的女婿到丈人家去……」他心裏這樣想着，覺得它很可愛，

很有意思。

戲臺是搭在夢喜莊旁邊，遠遠的他們就望見一片燈火。看戲的大半都是年輕的莊稼人。至於老人們，除去夢喜莊的以外，他們的老腿在這樣黑暗的路上走起來很不方便；況且他們在過去已經看過幾十年了，戲中的情節和言辭他們都已經記熟，有的並且自己親身經歷過了，他們已經不感到興趣，他們極願意讓他們的在地裏耕作了一天的子孫們去找一點快樂。

「你們去罷，」他們很高興的說。他們自己願意留在家裏，替年青人餵餵小驢和小牛。

這時候戲已經開鑼，兩旁的看臺上，所謂「花場」上業已坐滿了婦女；絮絮不休的老太太們；沈靜的坐着的少女們；喜歡指責別人的壞脾氣的小姑娘們；時常用眼掃過下面的看客，希望發見一個娘家人的少婦們。她們包括從附近村莊上來的和夢喜莊邀請來的客人以及夢喜莊——無疑的夢喜莊的全部女人都在這看臺上了。

陳世德把馬交給胡大海，他一直走進戲場。

於是一個大的騷動，所有的眼睛——在下面的莊稼人的和在看臺上的年輕婦女們的，全都驚訝的集中到這王子身上。請想一想，陳世德居然大大方方到他沒

有婚娶的丈人莊上來！人們交頭接耳的低聲談論，過去看見過他和不會看見過他的很快的都認識了他。

這就是陳世德；沒有人想到他會來看戲；他沿着看臺或是說花場一直走進去，這自然，你可以想到這是他的一種習慣。在戲場上只有很少幾個人招呼他，因為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富貴蓋世，他們中間的大部分雖然都認識他，可是他們從來沒有跟這個貴人交談的機會。

至於花場上，那些女人們——老太太們看見他的時候，她們深深表示不以為然，她們臉上的皺紋皺的更加深更加厲害，彷彿他這一出現便傷害了他們小女兒的或孫女兒的名譽；年青的婦人們彼此談論着他，彷彿他是她們的相識；少女們的臉上卻顯出恐怖，她們撅起小嘴將他指示給她們的伙伴。也許是她們震於這個英雄的威名，也許是因為她們過於激動，她們的嘴微微張着，木然向他望着，幾乎全都驚駭失色。

「陳世德，陳世德！」

「小三千兩來了！」

「哪一個是陳世德？」

「那一個：寶善堂的，還沒有娶的新女婿！」

所有的人幾乎都在他經過的地方這樣指着並且低聲嚷着。

沒有一樣足以跟這時候的陳世德相比，王子，天神，所有能想到的這種稱呼跟這時候陳世德的光榮比起來都是不相稱的，沒意思的，就是普天下的光彩在他前面也要黯然無光。

「老德，老德！」

滿天飛不住的在他耳邊叫；他自然是在向他諂媚，他知道他自己在這種場面上的用處，他是要時時提醒這個少年主子：人們是怎樣把他當作一個活寶。

陳世德並不理他的伙伴。

「一個沒有婚娶的女婿到丈人家去……」他在心底裏暗笑，好像歌唱着似的這樣想。

說真的，比起這時候的陳世德來，還有什麼比「未婚的新郎」這個稱呼更恰當，而且更能表示出他這時候的精神的呢？難道天下還有比這個字眼更美麗，比這個字眼更動人的嗎？

陳世德帶着他的丑角——襯託得他更像一個英雄的滿天飛，分開人叢，一直往裏面走。他的目的自然不是看戲。他在花場裏看見幾個他的相識，他的幾個相好。他並不招呼她們。

「噓，老德！」滿天飛低聲吹了一聲哨子，在後面拉了拉他的衣服。他們站住了。

陳世德在這一方面不消說是一個老手，他向看臺上或是說花場裏瞟了一眼，接着他很快的就把目光避開。在看臺上，在一個中年婦人旁邊坐着一個少女。她們沒有看見他們，她們一心都在看戲。

「這傢伙倒生着一雙眼睛！」他驚嘆滿天飛的發見。

這無疑的是一個美人，至少在這裏，在全場中以及陳世德——一個獵豔能手見過的婦女中她擔當得起。沒有人能認識她的美貌。不，不是嬌豔。她的臉蛋是瘦長的，潔白的就像花瓣一樣，一雙長眉，一對又大又黑同時卻是很難猜測的——人們說是清澈如水的眼睛。這是她的全部。她的全部就像一株沈靜的亭亭玉立的百合。

同時這也是一種不幸，到後來，到人們看清楚她的命運的時候，人們也從她的美麗中看出她的缺點。人們說她的相貌上帶着一種苦命，缺少跟富貴離不開的豐滿。

陳世德第二次望過去，她已經看見他們了。她的眼睛比能想像的更能引人，並且比能相像的也更加冷，更加沈靜。她好像不知道她望着的這是陳世德和滿天

飛——兩個出名的無賴子，她望着他們比他們敢接受的還要長久，直到最後，這個驕縱的未來的無望村主人被打敗了，連滿天飛都狠狠了。

「嘍，嘍！這個傢伙！這一對眼！」滿天飛不住的在陳世德耳邊嘆息。

陳世德嘲笑他：

「它燙着你了嗎？」

「不是燙，」滿天飛回答。「不過她好像很有意思。」

人們是像浪頭一樣擁擠着，他們不住的被推來推去，忽然這邊，忽然又被送到那邊。這天晚上的戲是所謂打魚藏舟。沒有人注意他們。這時候坐在先前少女旁邊的一個年青女人正跟她說話，並且拍了拍她的肩膀，向他們指了指，接着又向她做了一個鬼臉。先前的少女於是隨着年青女人的手指向他們望過來，這一次只是短短的一瞥，隨後就好像不在意的把目光移到戲臺上去了。

陳世德自然知道這指的是他，自然也知道先前人家注意的是他，不過一種主子對於奴才的玩弄心，他很想跟滿天飛開一個玩笑。

「滿天飛，」他說。「你看她們剛才指你，你看見嗎？」

至於滿天飛這種人，他們生來自然並不比別人愚蠢，在另一方面，他們又有一個破舊門第，當他們餓着的時候，他們竭力向別人頌揚燕窩，讚嘆他們曾經赴

過怎樣的筵席。命運一開始就鍛鍊他們，讓他們學吹牛說謊，表示他們並不比別人寒酸，最重要的，他們並不是沒有本領。

陳世德的話——這是當然的，它們使滿天飛特別快樂，一直把他送上了雲端。

「我看得出的，老德，」他笑着說。在這裏他要顯出他的本領，他把陳世德當成一個馱子。「說真的，我老早就看出有點意思來了。我相信現在已經有一半上手了。」

他們同時從眼杪上望着看臺上面，先前的少女也正瞅着他們。陳世德嘲笑的同時刺激着滿天飛說：

「瞎子放風箏，我看不見得罷！」

滿天飛自然要使陳世德相信他不是吹牛。

「我敢跟你打賭，老德，現在我相信我已經完全弄到手了。」

片刻之後這個不幸事件被決定了。戲正唱到藏舟，人們歡忻的叫着，戲臺下面騰起一片喝彩的「好」聲。這是一個女人的機會。她們豈不正是這樣的嗎？當她們要逃避的時候，她們永遠揀一個紛亂的別人不會注意的時間。

先前的少女就在這時候站起來。

「你不要一個人送你？」原來在她旁邊坐着的中年婦人問她。「天這樣黑，你得小心一點。」

「不要人送，媽。」她簡短的回答着，分開後邊的人，預備從看臺上下去。陳世德在路上所以特別高興，這自然是很明白的，因為他帶着一個丑角，使他顯得英明，使他更像一點樣子，使別人更容易注意他一些。這時候他先前的開玩笑心思變成一種純粹惡意，他沒有想它將造成什麼後果，他這種動機會結下怎一種孽緣。

「滿天飛！」他低聲叫着在滿天飛身上暗暗扭了一把，同時他向看臺撇了撇嘴。

滿天飛，這正是他要在這個獵豔者前面顯出木領並以此諂媚的機會，他不應該使這個貴人掃興。

「好的很，老德！你在這裏等着好了！」在這裏他特別顯出一個破落主子特有的勇氣，他沒有時間把他的話講完，自然也沒有想他做的是什麼，他很快的在人叢中就不見了。

請想一想這是一種怎樣的惡意，這充塞在陳世德心裏的。
「好的很，你等着好了！」他在滿天飛後面冷冷的笑着。

陳世德於是等待着，在人堆中被推擠着。他等待着遠處的喊聲，等待滿天飛挨一頓好打。在他的思想裏，他確信每一瞬間都會發生一場風波。一陣大的騷攘，所有看戲的人都會奔過去，並且都有毆打滿天飛的權利。關於這種事情，人們從來不必問什麼理由。陳世德的快樂是說不出的，他忍耐着笑聲，眼淚慢慢的從他的眼裏流了出來。

不幸時間過去了。戲仍舊平靜的繼續進行；戲並且快要完了。他沒有等到他等待着的喊聲，甚至沒有一個人注意別處；人們仍舊像在波浪裏一樣動着，仍舊伸着頸項，像呆鳥一樣望着戲臺。

陳世德對於戲沒有興趣，他看了看花場，沒有出色的女人。他覺得無聊，長久的等待和站立，再加上莊稼人身上的臭味，使他很不舒服，最重要的自然是他沒有得到開心使他很不舒服。接着他退出戲場，預備去找胡大海。

就在這時候，滿天飛正像一個影子一樣，或是說正跟他的名字一樣，在陳世德前面出現。

「老德，好了！你說你究竟輸給我點什麼？」滿天飛一把揪住陳世德，等待不及似的這樣喘着說。他的全身歡喜得像是會流動的，臉上堆着一團一團的笑窩，好像用蜜餞過。

陳世德感到掃興。

「這真是，真是——他娘的！」滿天飛拉着陳世德往外面走，一面歡喜的不住這樣嘆息。「你得承認這是一種本領，老德。請等一等，請等一等我跟你講。」他們在一個莊稼人的院子裏找到他們的馬，他們很快的就離開戲場。這種鄉下的道路仍舊和先前一樣黑暗，它們永遠不平；有的地方有很深的塵土，有的地方，因為在一場大雨之後積存了水，等到積水乾去，它們便變成跟花崗石樣堅硬。

陳世德心裏十分厭倦，幾乎是一種厭惡。今天他作的是什麼事啊？他——一個獵豔者，寶善堂未來的主人！他的臉在暗中燃燒。他決心不問滿天飛得到的結果。慢慢的夢喜莊落在他們後面，戲場上的燈火離開他們遠了。

曠野仍舊溫柔，廣大，黑暗，深密，仍舊是一片靜寂。

「老德，」滿天飛終於忍不住叫道，「人家說姑娘要嚇，婦人要賴，你說對不對？」

陳世德不說話，他不想回答。

「唉，老德，說真的這是一種運氣。」滿天飛接着又吃吃的笑着說。「我早就知道我有這樣一種運氣……夢喜莊街上沒有一個人；一個人都沒有，他們都去

看戲去了……」

陳世德仍舊沒有回答。滿天飛看見提不起這個獵豔者的興緻，雖然他有一肚子話，他十分想講，這時候他也不敢往下講了。馬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牠們似乎跟牠們的主人一樣疲倦，一樣打不起精神。

就在這時候一個聲音忽然驚醒了陳世德。在大路旁邊，一個人正在昏暗中站着。陳世德看出這是縫子。這個可憐女人仍舊沒有忘記他的「那一位」。這是很明白的，現在她是要回到家裏去，她似乎有一種把握，或者僅僅是一種希望，她要在戲沒有唱完之前回去等候這個無望村的王子。

陳世德沒有理她，他心裏覺得這個可憐女人好笑。接着他惡意的用鞭柄向她懷裏搗了一下，並且狠狠的用力踢着馬的小肚。

「唉，女人！」他輕蔑的想。這些下賤東西是什麼呢？你向她們招手她們就來，你趕她們她們會以為不幸，甚至她們會當真把你當成情人，卑賤的同時多情的背着她們丈夫在家裏等你。在這個獵豔者心中，正如人家所說，她們全是穿破了的襪子。

六

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失望；不幸已在它的土地上生根，不久它就暴發起來。這就是說：

「種樹的老人就要嘗到他的果實了。」

在陳世德和滿天飛去夢喜莊看戲之後，人家說他整天騎着馬在外面奔跑。沒有人知道他要去何處地方，在他出發之前，他任何人——甚至連胡大海都不通知。他的出發沒有固定時間，沒有固定方向，有時候他正跟胡大海給他的鵝鶉洗腸，或是正陪侍一位客人，好像有一種力量迫使他，不安早就擾亂着他，忽然他一言不發的站起來，一直跑進馬房。縱然他的馬這時候正在喫草，他仍舊把牠從槽上拉出來。

但是不管他向什麼方向出發，或是他根本就沒有選擇方向，有一件事情仍舊是很明白的，人們仍舊能夠看出他是在尋覓一件東西。當他每一次回來，人們看見他疲倦的坐在馬上，他所經過的常常是從無望村到夢喜莊去的大路。

就在這時候，三千兩老爺忽然死了。於是議論紛紛，人們嘲弄的笑着說：

「小三千兩的日子來了。」

這是真正的陳世德的日子。人們想到的爲什麼一定是埋葬呢？人們想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種事情。在先我們已經說過寶善堂男丁不旺，他們早就憂慮着的，現在忽然驚醒了他們，因爲三千兩的死，他們想到這財產的未來繼承者，他們首先想到的是給陳世德結婚。

三千兩的屍首在他的臥房裏停着，人們談論着宮妝，花轎，彩披，各種迎親用的物品；同時，在同一個地方，同一的人們又談論着棺材，壽衣，靈架，喪葬用的物品。這空氣——這在死亡下面進行着的「鐘鼓樂之」是怎樣不調和，怎樣紛亂，怎樣不安！人們似乎甚麼都沒有想。第一天的喜慶的紅色，第二天，它們將全部變成白色，它們將全部被喪葬遮掩。第一天的嘉賓將是第二天的弔客。

陳世德的婚禮就這樣草率的在匆忙中舉行。在這裏他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寶善堂的惟一繼承人，寶善堂的真正主人。這就是說，他是新郎同時又是孝子，他在一個地方被人家呼喚，在另一個地方他被人家指揮，在第三個地方他被人家詢問，在第四個地方他又被人家歡迎。他的一天就這樣過去了，有時候他輕如鴻毛，（因爲人家並不要他實際辦理什麼，主張什麼，甚至並不徵求他的意見。）忽然間，人們又覺得他的地位重如泰山的過去了。沒有人知道他的感想和他的心情。他大概是歡喜的，在另一方面，是悲哀的；或者更恰當些，他很可能是既不

悲哀又不歡喜。

接着是晚上了。什麼婚禮，什麼新娘，人們通統忘了。這時候占據着人們腦子的是另一種事情，所有的房子燈火都在亮着，都在談話，所有無望村的人都忙碌着分配孝服，構築鍋竈，繫結素彩。沒有人再注意他——這個真正的無望村主人，他們都在爲三千兩老爺作最後一次効勞。

陳世德很疲倦，他走進他的新房。（即使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他並不是沒有接觸過女人，從他的步調上，從容不迫的舉動上，人們會想起一個每天晚上接着習慣回到臥房裏去就寢的中年家主。）房子裏瀰漫着油漆氣味和新衣的香味，空氣是正跟這時候寶善堂的任何地方一樣黯淡，沒有人來鬧洞房。

陳世德於是一直走進去。在瓷器，銀器，錫器和綾緞的寶光中，在跳動着的燭光下面，他的新娘從椅子上立起來，同時在新娘前面，陳世德也站住了。

這是一個想不到的場面，所有的東西，鏡臺，妝盒，椅子，花瓶，茶壺，緞被，沒有一樣不是新的，連這房子，連這房子裏的空氣，甚至連心裏的希望都是新的。但是如果我們不妨一比，它正像從一個峭壁頂上忽然跌入深淵，所有的美麗希望都跌碎了，所有的幻境在這裏都只是一種欺騙，像一個肥皂泡樣的被破滅了。

現在要怎樣才能說明這情形呢？人生有時候真等於一種醜惡的滑稽，一個卑俗的但是痛苦的嘲笑。這低着頭向他立着的，在燭光下面，石榴裙在下邊閃閃戰動着的新娘是陳世德的一個熟人，就是他跟滿天飛在夢喜莊看見的少女。

陳世德很快的變成蒼白。

「就是你嗎？」他戰動着說。

陳世德毫不轉瞬的望着他的新娘；新娘沒有回答，她盡可能的把頭低下去，直到僅僅能夠看見她的額部。石榴裙在下面抖動的更加厲害。她的臉變成跟她的裙一樣通紅。

他們沒有主意的相對站着，沒有一個人說話。

接着陳世德憤忿的走出去，他找着滿天飛。滿天飛是來作「執客」的。這是一個——或者竟可以說是每一個破落主子的最後一種尊榮，所有地方上發生的大事：喪事，喜事，再不然，一個有錢人爲他的父親做陰壽，一切必須擺開筵席的事情，他們都會到場。他們到處替地方上的主子們——被邀請或是自動的擔任着這種職務。

這一天滿天飛很早就到無望村了。其初他很高興，他將爲他的遠親，他的這個少年朋友辦一件大事，一個全地方上少見的盛舉。他已經忙了一天，接着還有

幾天，他準備在這裏出足風頭。

陳世德找着他的時候這個好人正跟胡大海喫酒。他把他喊進一個別人不注意的小院——三千兩的沒有書的書房。這是一個武備庫，滿房子都是刀槍，牆上掛着弓箭。三千兩老爺平日就在這裏練他的武藝。

陳世德坐下去，他好久沒有說話。在這裏沒有人來攪擾他們。滿天飛站着，向陳世德望着。陳世德的神氣有幾分嚴重。最重要的是這個新郎和孝子竟違背習俗出來見他，他覺得奇怪。他想——他很可能這樣想——也許是一件極重大的跟三千兩的舉喪有關係的事情要讓他辦，這是他等着的。

「你這樣晚找我有什麼事嗎，老德？」他終於忍不住問。

陳世德毫不動彈的望着前面，火焰正在他的心裏和頭腦裏燃燒，顯然他很久都在爲着平靜自己努力。

「既然找你，當然是有一點！」他說。

滿天飛於是等着，他完全沒有料到陳世德會在這裏發怒。這個好人還甚麼都不知道。

「滿天飛，」陳世德忽然從椅子上轉過來向他說，「你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他仍舊等着陳世德往下講。

「你記不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上夢喜莊看戲？」陳世德繼續問道。

滿天飛莫名其妙。但是，這是很明白的，他在這裏打一個寒戰。

「記得的，怎樣？」他有些氣餒。

「你自然也記得你在那裏作過什麼了？」

「一個姑娘；不過跟我們沒有關係。」

「跟我們沒有關係？跟我們有，滿天飛，至少她跟我有。」

在一刻間，他們都不說話，陳世德忽然往椅子的背靠上倚過去。

「你知道她是誰嗎？」

接着一陣沈默。

滿天飛現在已經完全明白過來。他望着陳世德，似乎想從他的臉上尋覓出一種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同時，他無疑的又在竭力避開他的眼光。陳世德——好像就在這一瞬間老了，他的臉甚至他的眼睛這時候都是冷的，像用冰砍成似的在薄暗的燈光中發光，他的額骨下面有兩條可怕的皺紋。滿天飛忽然想起他過去做過的事情，那天晚上，他曾經怎樣從後面辯住他的犧牲者——一個柔弱的少女的額子……他的臉色完全變了。

「老德，你知道這完全是無心的，」滿天飛幾乎要跪下去似的說道。「這完全是無心之過。你是一個明白人，因為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她是誰，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陳世德自然知道滿天飛的過失是無心的，他自然也沒有忘記他自己曾經慫恿過他，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能想到這裏的人必須有大的容量，必須有同情心，必須能辨別善惡，陳世德所有的只是一種寶善堂的傳統精神。這時候在他心裏塞着的只是復仇心，或者恰當些說，一種復仇慾望，他要求的——不，完全不是，他並不要求毀滅罪惡；倘若把這事情比作進到他臉上的一滴墨，這是很明白的，他並不問牠為什麼進上，因為它不合寶善堂精神。他只要把硯臺毀掉。

「滿天飛，我知道你是滿天飛。你長着一個好嘴！」他搖着頭冷笑，同時望掛在牆上的三千兩的弓箭。

「道理總是道理，老德，它不關乎我的嘴」，滿天飛辯解着說。「你是一個明白人。你自然能想到這一層，我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壞人，可是我並沒有存心對不起你，她對你也沒有過錯——」

陳世德輕蔑的從眼梢上瞅着他。

「只是你，滿天飛——」

「只是我是一個壞人？」

陳世德搖了搖頭。

「你要被懲罰，你要得到報應！」

滿天飛似乎沒有聽懂懲罰的意思，他怔了一下。

「老德！」他忽然好像明白了似的熱烈講道，「你是一個聰明人，請你聽一聽這句俗話：『生米已經煮成熟飯，』現在什麼都過去了，都晚了。縱然你殺了我，這對你有什麼好處？這又不是一件東西，你能把它補起來嗎？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大量，只要你肯想一想，老德，只要你肯往上擡一擡手；只要擡一擡手，便什麼都過去了。」

在這裏滿天飛特別顯出他的口才。這個可憐人不住的申辯着，乞求着，他不是不——也許在他的一生中他都沒有過這樣真誠，不幸他甚麼都不知道，他徒然講了許多廢話，他的每一句話都落到冷冷的刀鋒上了。陳世德心裏的怒火已經不再燃燒，他的額骨下面的皺紋跟着漸漸加深。他專心的同時又冷淡的觀察着滿天飛，戲弄着滿天飛，他的神情——它豈不是這樣的嗎？彷彿一匹貓兒望着一隻耗子，彷彿說：

「你玩的不錯，好小子，我看見的。你盡量跳跟好了，盡量快活好了。」

在他的心裏他已經有一個固定的不變數目，他看滿天飛正像他小時候看他的小鳥。

「那麼現在我們怎樣辦？」最後他對這個丑角失去了興味，他打着呵欠誰也不對的說。

滿天飛以為陳世德在徵求他的意見，另外一層，他聽出陳世德的聲調業已冷淡下來，這是一種好的現象。譬如天氣業已放晴，人們恐怖着的暴風雨忽然消滅的現象。他感到快活。

「這完全看你，老德，」他愚蠢的勉強做一個笑臉說。「我已經說過，只要你肯高擡貴手——如果你肯讓我走，現在我馬上回去。」

「你現在就要回去？」

「只看你一句話，老德。」

滿天飛這一天晚上沒有回到家裏，而且永遠沒有能夠回到家裏。半個月後人們在無望村後面，吳王廟旁邊的井裏發見了他，人們把他撈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完全變成青色的了。他的父親接着到無望村跟陳世德開一個談判——這個老浪子早已蕩盡他的全部產業，他的養兒子的目的無非爲了防老，滿天飛活着對於他並沒有用處，現在他倒送給他一個機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幸運——沒有人知道他

們談的是些什麼，等到他從寶善堂出來，他宣稱他的兒子是喫多了酒，誤跌到井裏去的。同時自然也沒有別的人出來追究，這祕密要一直保持到許多年後才被宣佈。

七

但是司命老人並不肯停止他的戲弄，也許是他業已失去控制能力。譬如他放開一匹劣性馬，沒有人知道牠將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停止，因為連這老人自己現在也正在愁悶，他已經不能收住他手中的韁索將牠勒轉來了。他已經將陳世德放在滿是荊棘的荒野上了。

陳世德自從新婚的晚上出來以後永遠沒有回到他太太的房子裏去，他在三千兩的書房裏設了一個牀鋪。他並沒有得到寧靜，滿天飛的犧牲不單沒有洗去他心中的污點，同時恰恰相反，這個污點很快的在他心裏擴大，並且在他心裏生根。一個問題苦惱着他，他的新娘是一個所謂破貨。

現在陳世德應該怎麼辦？他要休棄她嗎？

這當然沒有人能——縱然天理正如人們希望的一樣寬大，它仍舊不能使一個「有這些」土地的主人，一個他在自己的土地和村莊上就像一個竊侯一樣生活着的地主容納這種缺陷。至於寶善堂精神，人們早已知道，人們已經從各方面領受過，它自然並不特別慈悲。陳世德倘使要休棄他的太太，沒有人能夠阻止，他自然能夠辦到。可怕的是他的太太生的是出衆的美麗。這美麗吸引着它，它使他

從心底裏痛苦，不知道是否應該放手。

司命老人，這個喜怒無常的東西，大概同樣不知道寬恕，同樣殘酷，他從來沒有放過別人，這時候他自然也不肯放過這個無望村的英雄。陳世德喜歡他的太太或是她的姿色，她的缺陷又使他厭惡。此外還有種種原因——這些都不重要，就寶善堂精神來看它們全都無足輕重——它們也同樣將它們的重量放到陳世德肩上。這裏正應驗一句俗話：打雁的被雁打了。陳世德——沒有人能幫助他毀滅這種缺陷，沒有人能分擔他的憂憤。他的驕傲深深被傷害了。

這種沈悶空氣很快的就傳染給寶善堂，他們的主人不十分快活，他們自己自然也不敢快活。首先感到不安的是三千兩太太，在先已經說過，寶善堂等待着它的將來的繼承人，她等待一個孫子。

三千兩太太於是去找陳世德，她從她的兒子那裏什麼都沒有得到，除去——他的兒子是自幼被她放縱壞的，他把所有的苦惱都發洩在這個太太身上，他給她一場沒趣。

「你去問她，」陳世德將心裏的怨毒全部發出之後，他這樣回答他的母親。此外他沒有給她任何別的解釋。

接着，三千兩太太去找她的兒媳陳世德太太。這個可憐人，她這時候正懷着

一腔艾怨，她正需要一個能體貼她的長者的安慰，當三千兩太太問起他們夫婦間爲什麼不和，她傷心的哭起來了。

不過這個可憐人完全錯了。這位三千兩太太，她正跟過去的以及現存的許多婆婆一樣，她們一樣具有一種難以解說的，特別敏銳的，或是說神經性的，一種人類的「第八」感情，當她們看見她們的兒子和媳婦過分愛好，她們往往忍不住嫉妒；同時，反過來，她們又責備她們的媳婦不會善視她們兒子。總而言之，她就是這樣一種人。對於這種女人，只有上天或者會寬恕她們，她們的媳婦永遠不能使她們滿意。

「生就的賤骨頭！」三千兩太太用只有寶善堂才有的傲慢罵。「哭什麼？你來到我們陳家，哪裏還委曲你，還折磨了你嗎？」

唉，這個太太！她用最醜的話，最毒的氣焰，再加上她從兒子那裏得來的氣惱，她把這全部錯誤都歸罪——這是當然的，歸罪在正在向她乞憐的新娘身上。在另一方面，陳世德現在已經不再爲一些沒有頭腦的事情忙碌，他對於各種事都沒有興趣，他根本就沒有把它們放在心上，因此他很少出門。他每天在他父親的書房裏，三千兩的武備庫裏徘徊着，愁苦的想着。忽然間他惱恨的從架子上拿起一把大刀，倘使可能，他準備跟上天爲敵。有時候，只有他一個人的時候，

他自己毫無情趣的坐着，手裏把着鴉鴉，好像他正在想什麼心思，接着——連他自己也不明白他是在作什麼——他將鴉鴉往地上一擲。不幸他找不到對手，所有的人都逃避他，所有的人都不敢理他。

人們在背後議論着，在背後爲他擔心。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沒有一個人知道，沒有一個人明白這突然降下來的災禍。

然而有一件卻很清楚，寶善堂的人已經清楚的覺得災禍就要來了，也許業已降落到他們頭頂上了。

「你瞧着好了，喪事剛過，一定又有什麼亂子要發生了。」每一個人心裏似乎都這樣想。

有一天夜裏，寶善堂的人都已安睡，陳世德在牀上躺着，許多天來他都難得睡熟。就在這時候他的新娘走進書房；她一直走到陳世德前面，然後她默然——像一個故事中的鬼魂似的默然跪下去。

陳世德並不理她。

「所有的女人都是這樣的，」他輕蔑的想。「等到她們快到絕境，她們都有這樣一手。」

他毫不動彈的繼續躺着，大概他很想看看他太太的第二步辦法。這樣持續着

直到很久以後，他感到失望，同時有些不安。於是他嚴厲的用一個高貴的家主的聲調罵她：

「你在這裏作什麼？這時候還不去睡？」

陳世德這一回卻弄錯了，至少他沒有看明白他的太太的來意。這個可憐人，她所以肯忍受着羞辱在夜間到這裏，這個古怪的書房裏來，顯然她曾經思索過，會經過長久考慮，從她的態度上你可以看出一種決心。

「我要你給我一句話，」她低聲說，一直望着地面。

陳世德翻一個身。

「我沒有話給你，」他有些氣惱，接着他又加上一句：「你早就明白，你應該問你自己！」

他的太太直到這時候才擡起頭。唉，難道這就是她，這就是夢喜莊的百合花嗎？這個美人有一些改變，她的黛眉是緊緊鎖着的，眼睛看起來比以前深，並且比以前更大；她的嘴唇和臉蛋是乾枯的，寂靜的，好像它們從來不知道歡笑；而最令人驚異的卻是她的眼紗上有許多幾乎看不見的細小皺紋，憂愁和痛苦留下的痕跡。

她其先一個人躊躇着。當她看見她的丈夫面向着牆壁，他沒有馬上轉過來的

意思，她就將聲音稍微提高一點。

「我自己也知道我配不上你；不過你既然把我娶來，我就是你們家裏的人，你不應該這樣待我。」

在這裏她停頓一下。

「我是來求你的，」她接着說。「我求你給我一句話，我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呢？你這樣折磨我，這樣使我受苦？」

陳世德在牀上轉動，像一個受傷的或是一個被觸着創傷的野獸。

「唉，賤人！」他咬着牙關想。「使你這樣受苦！」

他並不恨他的太太；他的意思是他自己也正在受苦，並且所受的更深更大。

這是當然的，在先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寶善堂的主人，當他被石頭碰痛的時候，他要責備的並不是他自己太不檢點，而是石頭爲什麼放在他經過的地方。同樣的理由，這種人自然也不會去想他當初曾經作過什麼事情，他僅僅因爲一時高興，爲着一個惡意的玩笑曾經使別人受過什麼損害。（在他的心目中，原來一切都是爲着他才存在的呵！）然而一種空虛，接着他的痛苦的戰慄而來的空虛……說真的，他的太太究竟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他？她真有什麼地方不配他嗎？他自然並不一定這樣想過。不過僅僅使他感到空虛，使他氣餒已經夠了，已經足夠使他

平靜使他的熱血冷下來了。

他從牀上坐起來，苦痛和不安使他變成軟弱，他的臉變成一種曬乾後的菜葉顏色。

「請想想，」他斷續的好像呻吟似的說。「請想想，有一天晚上，夢喜莊唱戲……」

（陳世德這樣說的時候，他自然沒有想到別人會受什麼影響。）新近迷惑的望着她的丈夫，好像她並沒有聽懂他的意思，接着，一種恐怖，一陣寒戰通過她的全身，她的臉完全白了，或是說更加白了。這可憐的夢喜莊的百合花，她沒有想到別人會提起那個令人戰慄的晚上。她自然並不知道這個無望村的英雄，就是她現在的丈夫，他在當時作的是什麼角色，同時，自然也沒有人知道她所受的是什麼侮辱，她當時怎樣忽然發熱忽然發冷，好像害瘧疾似的，一直在牀上病半個月。她把種種苦痛都放在自己心裏，她以為這只是一個可怕的夢，沒有人知道的夢，將來有一天就是她自己也要忘記的，現在，在她的一生中的重要關頭，這夢又醒來了，用它的陰暗的眼睛看着她了。於是她低下頭。沒有人能想到她竟有這種力量，她好像要倒下去的幌了一下，接着她支持住自己。她並不哭泣或是爲自己申辯。這些都是無用的，不必要的，也許是她所不取的，她講的甚至比她應該

講的還要少些。

「不過這不怪我，」她冷靜的問答，「我並不是願意的。這並不是我的錯。」

「咿，不是你的錯！不是你的錯！」

陳世德——這時候痛苦咬着牙，他彷彿無意間瞥見一個可怕東西，兩眼瘋狂的在屋子裏亂蹩。

「不是你的錯！」接着他倒下去，低聲從牙齒縫裏呻吟着說。「是的，不是你的錯！我並不怪你。可是，我不能跟你在一塊你知道嗎？我並不怪你。我不願意看見你。」

他的太太看見他在喫苦，在這裏也許動了她的憐恤心。人家說她當初曾發誓要對丈夫忠懇，在那個不幸的晚上，夢喜莊唱戲的晚上，她曾經看見過他，無疑的知道他就是陳世德。不過她不願意提起這事，這在一個知道自曾的女人是一種恥辱。

「我只要你給我一句話，」她僅僅望着旁邊說。「你既然不願意看見我，我聽你處置；我死或者我活，你只要跟我說一聲好了。」

陳世德沈悶的搖了搖頭，即使他對於他的太太的美麗毫不動心，他仍舊不要她去自殺。這是很明白的，它對於他並沒有好處，三千兩跟人家的無止期的爭鬧

早已使他厭惡；他所要的只是游樂，寶善堂全部光榮與財產的享受。倘若他不是——而且事實上他確不是呆子，他自然明白自殺的結果將是一場糾紛，他自然不願意將自己的許多寶貴光陰消耗在公堂上面。

「可是你又這樣折磨我，」他的太太說。「你既然不喜歡我，又不讓我死，所有的錯，人家都放在我一個人身上，你替我想我應該怎麼辦？」

「……」陳世德沒有回答。

他的太太於是第二遍向他請求，既然他不肯讓她死，她要求他休棄她，她不愿意就誤他一生。

「我到這裏來只爲着聽你一句話，」她最後說。「這樣我們左右過不下去，就是你不爲我跟你自己着想，我請你發一回慈悲，只要你說一句話，我什麼人都不埋怨。」

關於這個問題，陳世德無疑的曾經考慮過了。假如他的精神再稍微寬大一點，稍微有一點慈悲心，在這裏他應該原諒他的太太，至少他應該答應她的要求。不幸這個英雄考慮過的是另外一個問題。他僅僅考慮到——當他不要他的太太的時候，首先他自然必須宣佈一種理由，人們將怎樣根據這種理由來嘲笑他，人們會說這是他——一個獵豔者的報應。

「我不能，我不能！」他懊惱的反復着說。「我再跟你說一遍……你爲什麼要讓人家知道這事情？」

「那麼你不要這樣待我，我以後當一個丫頭侍候你好嗎？」

「我不要你做我的丫頭。」

「你究竟要我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們不能在一塊：要是你在這裏我就到外面去，要不然，你就暫時回夢喜莊。」

「難道我做你的丫頭都不行嗎？」

「不，不行。」

最後，當他說完「不，不行」，他的太太從地下站起來。她的眼角裏有兩滴幾乎看不見的眼淚。她並不爲這個決定或是她的不幸傷心，它們僅僅是因爲氣憤才流出來的。接着她慢慢的將它們揩掉。

「你先回夢喜莊，停一時我也許會把你接回來。」陳世德——也許是因爲要安慰她，再不然是因爲他剛才的話過於決絕，他感到不安，他最後又加上一句。

他的太太沒有再說什麼。第二天她給三千兩太太磕一個頭，她使上車回夢喜莊。這事情是很奇突的，當她的父親和兄弟們知道她將在他們家裏有一個時期居

住，他們決心給小三千兩一個教訓。她於是忍受着一切羞辱懇求他們，她請他們只當作並沒有把她嫁出去，他們既然把她養大，自然也不在意她在他們家裏多住幾年，否則她願意到庵觀裏去做尼姑。

陳世德第二天早晨心裏很不安，他在他的太太沒有動身之前就離開無望村，一直往繇子家裏去。繇子的丈夫不在家。他將馬鞭掛在右邊的小指上，很無聊的走進院子。

繇子喜出望外，很快樂的迎接他。

「恭喜你，老德，」她笑着說。「你娶了一個好看媳婦，好多天連門都不肯出，把老朋友都忘在脊梁後了。你整天在家裏做什麼？是不是她把你拴到裙帶上，走一步響一步的拿着你當鈴鐺玩？」

陳世德很快的滿面通紅。

「大財主，」繇子換了一個稱呼，得意的望着陳世德道：「這話我不信——這想是你這小相公喫蜜喫醉了，新娘子是半夜裏打燈籠都找不着。——人家說你們小兩口兒不和睦，這是怎麼一搭子事？」

陳世德聽着他這個相好，他的臉由通紅慢慢變成蒼白，全身都在戰慄：唉，這個女人！她絲毫都不曾想到別人的痛苦。就在這時候，正當陳世德處在大困難中，正當他陷入混亂裏面，希望萬一從她這裏得到一點安慰的時候，她竟沒有一

點同情；在她的流動着肉慾的臉上，她笑的是怎樣淫賤，怎樣無恥，怎樣令人忍不住嘔吐！

「下賤東西，」他握住馬鞭向繸子的臉上奮力一擊，「就是這麼一搭子事！」陳世德隨後就從院子裏跑出來。至於這一擊的結果，他根本就沒有去想，根本就沒有回頭。接着他跳上馬。不，沒有人知道他要往哪裏去，連他自己都不知道。這時候充滿在他心裏的只有憤恨和厭惡，假如有人肯將普天下放到他的手裏，他也會像對付他的馬一樣，他會毫不憐恤的連看都不去看的將他毀滅。

他不住的鞭打着馬，每打一下他便咒罵一聲：

「就是這麼一搭子事！」

馬自然也不知道他們要往哪裏去，牠只爲着受不住陳世德的鞭打狼煙似的往前馳奔。陽光照耀着北方的曠野，大地沈默着，彷彿甚麼都不知道。許多村莊都很快的落在後面，在地裏的莊稼人都停止工作，驚異的從後面睜着眼睛。這個可憐畜牲，假如牠真的像人們相信的一樣能夠思想，牠一定羨慕狡賴的驢子和愚蠢的牛，即使牠們比較下賤一點，牠們的工作有時候雖然比牠勞苦，牠們一生中可決不會受這種折磨。成團成團的白沫從牠的嘴裏噴出來，有許多次牠幾乎跌倒在大道上——這是牠希望的——跌倒在塵土中，不幸牠仍舊不得不繼續忍受這個受

傷了主人的鞭打。

「就是這麼一搭子事！」陳世德不住的罵着。

慢慢的他們連道路都不認識了——陳世德早已失迷方向——他們經過的村莊完全是生疏的，這些道路連馬都沒有走過，連馬都不認識了，他們仍舊不停的向前奔跑。這樣一直奔跑到晚上——無疑的他必須感激他的好馬，根據傳說，非大風天這種好生物永遠不會錯誤——他們才遠遠的看見無望村。

當陳世德看見無望村，他感到一種失望，一種說不出來的空虛。

「唷！我們不回去了，」他喃喃的向他的馬說。「無望村已經完了，我們都要完了。」

假如這馬真能思想，像人們想像的一樣能夠說話，這時牠會做一個忠實僕人，向牠這個暴虐的主人哭泣。

「不要到別處去，老德，」牠會講。「請聽我的話罷，你現在正在危險的邊上。你過去造下許多罪惡，你們一家人都有罪惡，你應該知道報應現在才不過剛剛開始。」

但是馬並不知道將來要發生什麼事情，牠們只能跟過去歷史上出名的美人一樣服從牠們的主人，永遠不能對將來負責。陳世德將馬打了一鞭，他們走進附近

村莊上的一個地主，一個痞棍，同時也就是一個鄉紳家裏，他因為感到無聊，沒有地方可去，偶然間想到博場上看看。

到這裏來完全用不着通報。

陳世德將馬交給一個替他開門的伙計，他走進客廳的時候，裏面已經擠滿了人，所有附近村莊上的無賴，賭棍，被誘引的莊稼人以及以賭客的賞錢為生的流氓都在這裏。在荒僻的鄉下，這是一個盛大場面。客廳裏充滿了擾攘；數錢的聲音，押碼子的聲音，叫寶的聲音，賣菸的吹成完全像有一隻活畫眉在他的菸袋裏鳴囀似的吹煙聲，在經過片刻的沈寂後忽然像濤浪般起來的賭徒的笑聲和喧嘩聲。賭輸了的賭徒像醉漢樣退出去，因為他在很久以前就輸光了他的全部，他已經後悔的想過當他將最後的錢押在黑門上的時候為什麼押的是二而不是四。現在他已經在桌子旁邊站的太久，他不得不把位置讓給別人自己找一個草屋去睡。同時，在另一方面人們談論着寶經，「上面的一盒是——」——「上面是么。」——「從四頭滑過來的？」——「從三上蹦過來的，再上面是四。」——「四上連住坐五個窩子；四滑三；三蹦么……」——「你敢捉他這個二嗎？」——「我倒看它也許要回到這上……」所有的臉都是通紅的，所有的眼睛都在冒火，都在貪婪的注視着桌子，他們似乎太熱，同時他們的汗大半都不住的抖着，彷彿又十分害

冷。在這裏，賭徒們的神情常常使人想起獵狗，他們早已跟獵狗一樣迷失在數目的叢莽中；但是貪慾在他們心中燃燒，他們仍舊不肯死心，仍舊沒有希望的專心尋覓他們希望中的小獸。

這裏是陳世德跟胡大海常來的地方。陳世德原來的意思不過是在熱鬧中消遣，跟平常一樣在賭場上喫一杯茶，看一看阿諛的笑臉。不幸這一回他完全錯了。惡運是常常跟着倒楣者的，他在旁邊看了很久，沒有一個人理他，沒有一個人向他招呼。我們有一個永不更易的真理，被傷害了驕傲心的人往往較先前更加橫暴。這使這個寶善堂的最後一個主人忍不住憤怒。

陳世德於是等待着機會。

「開了！」寶信終於將「了」字拖得長長的這樣喊。

這時候陳世德全身都忽然戰動起來。

「慢着！」他叱咤的嚷道。「在二上給我押一匹馬！」

三千兩老爺的狂暴血液和三千兩太太的偏狹血液正在陳世德身上流動。他自然無意賭博，沒有人聽說過這種賭法，普天下的賭場上從來沒有規定過用馬作注；他的目的僅僅是爲着搗亂，僅僅爲着使他們知道，這裏站着一個無望村的，寶善堂的真正主人，他們剛才冷淡了他。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至少陳世德沒

有想到，寶信試探的向他瞅了一眼，接着他毫不作聲的替他押上。

這是一個想不到的奇怪場面。當寶盒揭開的時候，所有的眼睛——賭徒的眼睛，無賴的眼睛，甚至卑賤到賣菸的眼睛都驚異的同時嘲笑的集中到陳世德身上。他的馬輸掉了，正像第一個談寶經的人所說，「它也許回到這上，」它的確回到四上去了。

緊接着是震動着全場的大笑。陳世德——現在他覺得所有的惡運和恥辱都已經落在自己頭上，他憤怒的是怎樣想爆炸啊！他不能忍耐的等待着，恰似一匹被激怒準備着往戰場一試的戰馬，全身都在動彈。

「在三上壓二十畝地！」當第二次的寶剛剛放上，他便這樣喊。

這些賭徒過去無疑的都受過三千兩老爺的欺凌，再不然在他的威焰下喫過苦頭，現在他們要報復了。陳世德——這裏實在應把他叫做小三千兩——他怎麼會知道這寶盒是假的，他怎麼能知道盒子裏裝着一根彈簧，並且他怎麼知道這裏的所有的人加起來不值他這匹馬？他輸掉二十畝接着押三十畝，再接着押五十畝。他押二，四寶則跳到么，三，他押么，三則跳到二，四，他永遠追不上，永遠捉不住。

最後——這個壞東西竟引起他這樣大的憤恨——直至他輸到莊家贏的害怕起

來。贏的不再贏的時候，一個流氓向他走過來，一個將帽子戴在一邊的額角上，領子上綴着七八層假領，上面的釦子永遠解開着，露出紅紅的胸膛的光棍。

「老德，」他說，「我看你今天運氣不好，你不如等着轉轉運氣再來。這玩的是小玩意，大家都是熟人，犯不上傷大和氣。」

陳世德自然早就想過，早就準備好了。這個流氓，當他輸去了他的馬和他的兩百畝，竟說犯不上傷大和氣！三千兩老爺和三千兩太太都在他心裏沸騰。

「犯不上傷大和氣？」他冷笑着一直望着那個流氓的眼睛。接着——沒有一個人想到——他照着他的臉就是一拳：「滾你奶奶的不傷大和氣！」

在這裏陳世德到底不愧爲小三千兩，他並不辱沒他的剛剛去世的父親。說着他就把押寶的桌子一推，跳起來大聲喊道：

「要打架的請到這來，大爺今天開葷！」

陳世德這一天——特別是這一天需要流血，他需要用血洗滌心裏的苦悶。不幸沒有一個人肯出來應戰，因爲那些流氓知道打架的結果——打架的結果無疑的是到衙門裏去——他們卻要的是錢。

九

陳世德接着和他的僕人胡大海到城裏去了，並且很快的在那裏出了名了。他們住在一個客店裏面；寶善堂雖然在城裏有幾家親戚，陳世德不願意打攪他們，他覺得住在客店裏比住在親戚家中更方便些。假如說陳世德的祖父的嗜好是土地，三千兩的嗜好是涉訟，這時候的陳世德，這是很明白的，他需要恢復他的驕傲，他的嗜好是全世界的——倘使我們不妨在這裏講的更明白些：他需要全世界的人都恭維着他，他連理都不屑一理的光榮。

陳世德的全世界只是周圍一百里頂多兩百里以內。有一天他跟胡大海看戲，至於這一天唱的什麼，他並不知道。但這沒有關係。在中國的各處小城中大半都有這種情形，人們在戲場上最屬目的是幾家紳官的太太和小姐。陳世德在鄉下是一個王子，尤其在戲場上，人們全都將讚美和羨慕的眼睛注射到他一個人身上。現在卻沒一個人看得起他，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就是寶善堂的陳世德！三千兩老爺和三千兩太太又在他心裏激動。此外還有他的煩惱，它一直都在擾亂着他，他要怎樣才可以將它擺脫，要怎樣才可以恢復他心靈上的尊榮，怎樣纔可以找出快樂來呢？他心裏忽然感到一種喜悅，輕蔑的望着那些城裏人，他覺得現在正是他的

機會。他必須生辦法買回來他失去的快樂。

「胡大海，」他轉過去向他的僕人說，「你把那四個硬東西拿出來。」

陳世德所說的「硬東西」是四個元寶，寶善堂留存下來的最後的四個「四十八兩」。這種事情我們在這裏不應該忘記，三千兩老爺生前跟人家打了一輩子官司，他雖然沒有動着他父親的田產，他父親窖藏的銀錢卻已經全部被他送到衙門裏了。這是三千兩太太的私蓄，差不多好多年來牠們都被她鎖在一隻祕密的箱子裏面，牠們已經好多年沒有見過日光。但是錢財是終久要散出去的——沒有福氣的人把牠們弄進來，把牠們守護起來，遺留給他們的有福子孫——直到現在牠們才有機會透一口氣，你可以相信即使是沒有感覺的東西這時也會感到快活。

陳世德命胡大海將寶善堂的最後的元寶擺在桌子上，就在他自己前面整齊的擺成一隊。這些長久不曾見過日光的東西現在是怎樣燦爛，牠們是怎樣驕傲，怎樣驚駭着沒有出息的城裏人呵！所有的人都調過頭來向他，看客們，戲子們，連紳宦人家的太太和小姐們都驚異的向他望着，等到他們稍微鎮定了他們自己，他們又交頭接耳的互相談論。

「做什麼的？他要做什麼？」

「一個瘋子！」

「問一問看，上那邊問問？」

不久他們就明白過來，陳世德並不是瘋子。不，完全不是。他讓胡大海通知戲班的掌班；掌班的命人用一隻托盤將四個寶善堂的最後的元寶端上戲臺，接着他們給他點了一掛鞭炮，用最大的努力在戲臺上向他「謝陳爺的賞」並且向他磕頭。從這一天起陳世德的名字把全城都震動了，沒有人不知道他，甚至比三千兩老爺的令名還要普遍，連老太太和小孩都知道小三千兩或是無望村的陳家。

「這個小三千兩那裏來的這些錢？看看戲一賞就賞四個元寶！」

「不是四個；是整整十個！」

「當真是十個嗎？」

「我親眼看見的，一個角都不缺，整整十個！」

「他爲什麼這樣大方，我一輩子做夢也沒有夢見過這麼多錢。」

「他自然有心思。他既然有那麼許多錢，當然不會是一個傻子。人家說他看上一個小姐，他想讓她知道他，驚一驚她——」

「他還沒有娶親嗎？」

「沒有娶親。他眼光太高，平常人家的小姐他不放在眼裏。」

在好多天中全城都在這樣談論着，正所謂「錦上添花」，人們甚至還加進去

許多材料。他把全城的生活都弄亂了，普通的人們把他想像成一個傳奇中的人物，喜歡忌妒的太太們因為被陳世德弄的眼紅，因為陳世德比她們大方，她們談起來的時候便把嘴唇一窩。

「生成的敗家子！」她們生氣的罵。

第二天掌班的到客店裏拜訪陳世德，關於這個寶善堂英雄的家世，最重要的是他的產業，他自然早已打聽過了。

「德爺，」他一看見陳世德便跪下去道。「我替我們班子裏人謝你老的賞。」

「什麼賞？」陳世德裝着沒有聽懂。

「就是昨天的，老館主。就是——你老貴人善忘，可是我們戲子，你老看起來都是下等人，我們可都認識貴人。他們大家要當面謝你，因為他們人多——你老千萬可不要生氣——我怕他們擾攪，所以替你阻住了。」

「哦，昨天的事！起來，起來，用不着老是跪着。這是小事情。」

陳世德說這是一件小事情。這是真的，他並沒有說謊，他並不以為他的元寶拋棄的沒有價值；要不然人們要錢作什麼呢？假如它們不能使人歡樂，難道人們把它們鑄出來是只為着將它們看守起來，只為着給自己增加累墜的嗎？

這是人類的一種最大不幸，他們的保存得最完好最堅定的特性之一——我想說他們最可靠的一種遺傳——大概是喜歡恭維。至於戲子，他們一生中靠着使大爺們歡喜喫飯，對於這種事情他們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掌班的自然是毫不痛惜的將中聽的話都送給他，漸漸的陳世德完全醉了，正像喫醉酒一樣的醉了，煩惱很快的從他身上離開，驕傲和快樂都輕輕擲動着翅兒在他心裏飛揚。陳世德，這時候他像一個真正的十五頃——其實要多一些，還要更多一些，他像一個真正有三千頃田地的主人。

接着他詢問到戲班子的情形。這情形自然是不說也可以明白，所有的世家都在開始沒落或已經沒落，官場裏的人們比以前更知道金錢可貴，沒有人肯做館主，肯將殘餘下來或剛剛搜刮來的金錢養活戲子。尤其是在小城中，他們差不多完全像一羣乞丐。

現在陳世德是寶善堂的主人，自然比他做德少爺的時候更加慷慨，更加豪爽，並且更有權利。他要做一個真正的所謂騎侯，使他的鄉鄰們看起來像一個真正王子。一種憐恤心——不，不，不必一定憐恤——他將這一班乞丐收留下來，數日後他們便在無望村出現。

這就是陳世德被稱做「館主」的由來；當人們辛勤的將產業向外擴張，五畝

十畝的向自己名字下購買土地，人們怎麼能想到這一天呢？除去夢喜莊一個地主家中的人們，（陳世德太太的父兄們，無疑的他們正爲他們得到的恥辱感到氣惱。）所有附近村莊上的人都瘋狂的奔到無望村來了。鑼鼓嘈鬧的從早晨到夜深驚動着寶善堂的茂盛樹林和豐饒田野，在一片禾場上，戲在無限期的唱着。三千兩太太，她驕傲着她的兒子養着一班戲子；她兒子給她單獨搭一個看臺，她每天都高貴的像一個皇太后一樣坐在看臺上面。至於陳世德——所有的人都是爲了他跑到無望村來的，爲了他豪爽，高貴，爲了他玩一班戲子到無望村來的。他比在城裏更厲害的騷亂着各村莊的鄉民。他們驚異的向他望着，「德老；陳館主，」他們笑着，不知道應該怎樣稱呼的向他喊着。人們包圍着他，彷彿他們忽然發見他是一個偉人。

他每天都在戲場上——他自己的戲場上穿來穿去，忙碌的同向他打招呼的人們點頭。現在這個出名的獵豔者已經厭惡女人，猶之乎殺人者開始厭惡血腥，她們把他的慾望，即使是像他這樣驚人的大慾望也終於被弄壞了。有時候他讓胡大海或是別的什麼人到後臺去，讓他們把掌班的喊來，然後他像對一個小孩子似的對他說，他不喜歡翠屏山或蝴蝶夢，他要他們立刻打住，給他唱走麥城和截江奪斗。同時他在無望村大興土木，招來所有能夠找到的匠人，這種人永遠是急性

的，他限他們在二十天內給他完成一處戲坊和一座戲樓。

這工程直到現在還是跟我們先前看見的一樣，陳世德的戲坊和戲樓並沒有完成，牠們永遠只完成一半。鄉下人不能永久看戲，他們對於這種無限期的演唱漸漸失了興趣。這事情很使陳世德感到掃興。他的不幸遭遇又開始來煩擾他，無望村使他厭倦，使他感到無法填補的空虛。

「你怎麼才能使他安靜的過日子啊？」司命老人愁苦的想。「他是一匹心靈上受傷的野獸，他要不停的跑着，直到死去為止。」

陳世德接着就離開無望村，他帶着他的全部人馬——胡大海和他的戲子們，他們開始往各處村鎮巡遊。至於其餘的寶善堂的人們，陳世德的婢僕和佃戶們，他從來就沒有往他們身上想過。這對於他也許比較好些，因為——你可以想像他們已經懶惰到什麼程度，他們眼看着讓田地荒廢起來，他們眼看着讓牲口死掉，他們眼看着小樹被人家砍去。沒有人管這些事情；人們要管這些做什麼呢？主人既然不問，他們自然也樂得不問。他們將來甚至有一天會看着讓房子燃燒，只有陳世德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才顯出一點精神。

我看見陳世德是在一個鎮上，這時候是正月間，他們正在那裏唱戲。陳世德住在一家客店裏面，或者正確些說，一家驛馬店裏面，因為這鎮上並沒有別的像樣一點的旅館。這一天他正跟胡大海站在院子裏，另外還有他的戲班子的掌班，他們看着或是說監視着兩個戲子——兩個還沒有出科的十三四歲的孩子輪留着在地上翻筋斗。這是一種無聊的惡作劇，現在我相信它是這個寶善堂主人的發明。陳世德手裏拿一根鞭子，（據說他總是拿着鞭子。）他在距離每兩步遠的地方放一塊銀元，將牠們擺成一行，讓翻筋斗的孩子翻下去的時候用嘴將第一塊銜起來，然後翻過去將牠放在第二塊的地位，接着再將第二塊放在第三塊的地位。這樣一直下去，能夠照住規矩將銀元遷移完的便將地面上的錢全部贏去，否則他們就被鞭打。至於這兩個可憐生物，這很明白，他們自然並不希望贏錢，他們每一次得到的結果都是白白弄一嘴泥，並且人們可以看出他們把嘴唇碰的很痛。但是他們不敢，他們怎麼敢反抗館主！他像狗一樣的把他們收留下來，花錢養活他們，倘使他們敢說一個「不」字，他自然也會像對付狗一樣馬上一腳把他們踢開；還有掌班的，凡是明白戲班子裏的情況的人都會知道，他會用棍子剝他們的

皮。

這事情引動許多人，他們好奇的團聚在店門口，時常發出洪大的笑聲。陳世德的坐馬正拴在牆角裏的一棵小樹上，牠的樣子很不安，不住的用前蹄刨地。有時候牠驚異的轉過頭來，彷彿說：

「你們在做什麼？」

兩個疲倦的在絕望中的孩子不住翻着筋斗，汗珠從他們額上滾下來，他們怨恨的向店門口的人們望着，有時候偷偷向胡大海和陳世德一瞥。胡大海很無聊的望着旁邊。陳世德正跟掌班的談論什麼事情。

「你說他們要一千嗎？」他忽然放出一大聲說，眼睛仍舊瞅着在翻筋斗的孩子。「這不行，我不答應。拾一個戲子要一千，他們簡直是居心詭詐！」

這個掌班的——憑館主喜歡——是一個黑頭，不過他並不像他洗去臉上的油煙以前豪邁，沒有他在戲臺上的時候忠誠。

「你說的不錯，館主。這真是詭詐。」掌班的連連鞠躬並且發着抖答道。「當下我罵過他們，我說德爺當人物看待你們，他給你們好處，你們就捏住鼻子充小脚！他們笑着沒有回答。我們憑良心說，這事情也實在很難。人家不肯輕易放手。萬一戕門倉不來，這不單關係戕門班子，就是尔老的面子也過不去。」

「他們人很多嗎？」陳世德問，同時很不快活的向掌班的瞥了一眼。

「他們人很多，而且……」掌班的臉上謙卑的浮着笑容。

這時候有一個孩子用舌頭舐住銀元邊很巧妙的將牠銜起來，但是等到用同樣方法銜起第二塊，他的瘦小的胳膊戰抖着，他已經用盡全部力量，接着他在人們期待與預備給他喝彩的目光中倒下去了。

「過來，過來，」陳世德叫道。

於是這個孩子絕望的走過去。他並不看陳世德；他的眼睛痛苦的恨恨瞅着地面，模樣像一個囚犯，彷彿他當真曾經犯過罪過。當陳世德將鞭子舉在空中的時候，他深深的凹着腰聳着肩膀的時候，他的全身都在戰抖。

掌班的望着挨打的孩子，毫無意見的皺着眉。

「他們大約有六七十個，館主。」他接着說。「他們都很年青，要是我們這邊硬搶，說不定要動傢伙；看起來必須動傢伙才辦得到。」

陳世德沈思了一下道：

「這事我交給你辦。」

「德爺，你老儘管放心，我一定給你辦成。」

先前的兩個孩子繼續翻筋斗。掌班的說着預備走出去，陳世德卻止住他。

「我今年給你買的皮袍那裏去了？」他像一個無所不管的大人物一樣問。掌班的羞慚的笑着，同時他很快的向胡大海瞟了一眼：

「被人家偷去了，館主。」

「怎麼被偷去的？」陳世德很驚異。

「唉，戲班子裏！」掌班的嘆息，接着又暗暗向胡大海瞟了一眼。「不過這還是一件小事情，還有一件大事情我沒有稟告你，德爺。」

「什麼大事情？」

這個黑臉臉上現出恐慌，顯然他很怕陳世德發怒，這時候他像一個丑角，他的臉上幾乎要出汗了。

「就是，」他說。「就是我們要派到蘇州去辦行頭的兩個人，這兩個壞種跑了。」

「他們跑了？」

「是的，他們昨天晚上拿到錢跑的。」

陳世德的臉立刻變成可怕的青色，他的眼珠像玻璃的一樣幾乎要爆出來，他的嘴唇不住的抖着，許久都說不出話。他並不愛惜他的兩千或三千塊錢，在這個無望村的王子看起來只是一件小事情；他痛恨的是他養活他們，他供給他們衣

食，他供給大量的錢讓他們消耗，他們竟忘恩負義，爲着幾千塊錢竟離開他。這時候他怎麼能知道凡是得過他好處的人將來都要忘恩負義，有一天都要背棄他呢？

兩個學戲的孩子繼續翻着筋斗。

「過來！」陳世德惱怒的喊道。

兩個孩子中的一個戰抖着向他走過去。陳世德的坐馬不安的在轉動着，霍霍的鳴叫着，似乎在這樣問：

「作什麼？你們又作什麼？」

就在這時發生一件意外事情，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一個京貨鋪的掌櫃從外面走進來了。你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流氓。事實上他也正是這樣一個人物，他的打扮還沒有完全變成一個商人，他的小帽還戴在額角上，不是正正的頭頂上；他的眼睛還閃動着所謂賊的氣息，不是「以和爲貴」的善良的生意人氣息；他的上面的鉤子解開着，還沒有學會把牠們完全扣上。倘若在半年前有人曾到一個集市上去，賭博場上去或是鄉下去，人們常還記得他曾經在賭博場上輸的滿臉通紅，或是他曾經像一條守家狗一樣拿一根槍專門替地主們捕捉偷莊稼的，再不然他曾經挑過一副豆腐擔子。然而世界上沒有人知道自己幾時交上好運，誰也不能斷定福

星從那一天起開始照到一個人頭上。一種巧遇，現在他的確是一個掌櫃，他不必侍候人，而是被人侍候着了。

「德爺，你老好啊？」他滿臉春風的笑着向陳世德請安。

這個無望村的王子，凡是有人走來見他，他的第一句話永遠是這樣的，因為惟有在困難的時候人們來見他，人們才請他出來解決。

「什麼事？」他問，手裏仍舊預備打下去似的揚着鞭子。

「有一點小事，德爺，」這走運的掌櫃說。「我不知道德爺是不是方便？」

「……」陳世德等着他講下去。

京貨鋪的掌櫃有些爲難，他一直都像有什麼事對不起陳世德的樣子笑着。

「要是德爺方便，」他接着講，「我想請德爺幫我一點小忙，暫時先借給我一點。不要太多，先有千二八百的就行，讓我週轉週轉。」

陳世德向京貨鋪的掌櫃瞪了一眼，他的樣子很不高興。接着他轉過臉問胡大海：

「他怎麼又來要錢，我不是剛剛讓你撥給他嗎？」

胡大海這一天好像很無聊，樣子更像一個大爺。因此他用同樣的言辭同樣的聲調責罵那個京貨鋪的掌櫃：

「你怎麼又來要錢，我不是剛剛撥給你嗎？」

京貨鋪的掌櫃承認在二十天以前撥給過他，但是他向他們解釋，（陳世德顯然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令人厭倦的瑣碎事情。）他說他們戲班子裏人多，他們今天這一個人裁一件棉袍，明天另外一個人又要一件馬褂，接着第三個人又要一面鏡子，有時候他們同時去扯長衫。總之他們就跟從蒙古來的馬羣一樣，凡是他賣的東西他們都要，看見他辦到新貨便跑過去，不出三天就將他的貨架掏空。

「這是小意思，德爺，」最後他謙卑的說。「你老手頭總是方便的，只爲着這一班子好戲，稍微借給我一點就好了。」

這所謂借自然就是討賬。陳世德的臉很快的紅了。陳世德自然並不在乎錢，他家裏有的是成塊成塊的田地，成羣成羣的驛馬，牠們都在內部燃燒着他，他忍受不住的是這種恥辱。

「胡大海，去把錢拿來。通統給我拿來！」他惱怒的喊。

「德爺，」京貨鋪的掌櫃看見陳世德生氣，便重複着說，「這是小意思，小意思。」

陳世德不再理他；他看見兩個孩子還在那裏翻筋斗，就大聲罵他們讓他們「滾開」。胡大海從屋子裏把錢拿出來，將一個洗重的布袋交給陳世德。錢在布

袋裏吵鬧的響着，好像牠們已經在裏面裝的太久，牠們老早就感到沈悶，老早就想着到世界上快活一下。陳世德將布袋拋到地上，所有的人都驚異的望着他，京貨鋪的掌櫃以爲他要還賬，（不，陳世德在這種局面下是決不肯還他賬的，他自白的存了這種可笑希望。）至於看熱鬧的人們，他們過去僅僅聽說過他，沒有人知道他要怎麼辦。因此——彷彿一陣大風雨就要來到——人們在一刻間都靜下來了。

「現在這個好人真的要怎麼辦呢？」人們期待的望着他。

陳世德毫不做聲的彎下腰去，他從布袋裏抓出一把。

「你以爲陳大爺沒錢；陳大爺跟你說，他有的是錢，就是不還你！」他罵着同時把錢往店門外的人們臉上拋過去。

胡大海自然知道他主人的脾氣，他毫無表示的站在旁邊看着。京貨鋪掌櫃的臉上極不自然的浮着笑容，一種可惡的表示自得的冷笑，他的樣子彷彿說：

「你儘管撒好了，這錢不是我的，跟我沒有關係。你用車把它們送到大河裏都行，反正你欠我的你總得還！」

陳世德的掌櫃沒有看見這種事情，早已在京貨鋪掌櫃進來的時候，他瞅着一個空隙偷偷的走了。他的馬跳躍着用後腿站立起來，牠的樣子使人覺得牠是這樣

快樂。

「好啊！好啊！」好像牠正這樣給牠的主人喝彩。

陳世德——人們要以為他現在是着了魔了。他氣惱的一把一把的將錢從布袋裏抓出，一把一把的向店門外擲過去，每一次他都罵一聲「大爺有的是錢」。在店門外，人們互相吵罵着，衝擠着，攘奪着，被壓在下面的孩子呼喊着，人們發出各種喊聲，形成一種大的混亂。這個王子——當他直起腰來，他是怎樣傲慢，怎樣把全世界都不放在眼裏！他吩咐胡大海替他備馬。

假使我們不妨打一個比喻，陳世德這時候不單騎着司命老人賜給他的劣馬，他並且盡量放開韁勒，讓這個壞畜牲一直向蒼茫的荒野狂奔。人們在後面驚異的睜着眼睛：現在牠是跑到哪裏去的？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肯替別人去追究這個結果。被激怒了的司命老人似乎吐着吐沫，憤怒的不住在這樣咒罵。

「盡你的力，壞東西，有一天我看你自己倒在地上。你要倒在地上！」

陳世德——陳世德什麼都沒有想。他率領着他的戲班子繼續在各地遊行。這是一種誇耀，一種對於普天下的示威。他本人對於戲並沒有興趣，你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樣能維繫他的感情，沒有一樣能夠使他真正快樂。他們按住通常習慣將戲班子出租，在每一個租得他們戲班子的村鎮上演唱三天或是四天，然後他們便毫不停留的遷到別處，用他們的說法——趕下一個臺子。陳世德過着的就是這種放蕩生活，如果你知道他的出身，你會明白這是一種不幸。但是沒有人想到這方面來，這英雄需要的同時追求着的正是這種永不間斷的刺激和狂熱，在狂熱中忘掉自己。

關於這一點——不幸他做到了。這時候大概可以說是他的全盛時期，他所有

的並不僅僅是一班子戲，同時他還將錢借給幾個游手好閒的鄉下無賴，讓他們經營各種買賣，販賣各種物品供他的戲班子銷耗。結果——這是當然的——正像在先的那個京貨鋪掌櫃，他們在兩個月之內都變成了他的債主。

至於他的戲子們，只有上天才知道他們不需要什麼東西。他們拿玩具和花布送給他們乾兒，拿耳環，戒指，綾絹，官粉，肥皂，水銀鏡送給他們隨時在各地結識的相好，再不然他們就跟那些掌櫃的勾結起來，當他們不需要買東西的時候他們便讓鋪子裏給他們記一筆空賬。

「喂，一牀被窩，」他們眯着眼睛樹起一根指頭。

請不要再提什麼三千兩和他的奴僕，縱然這時候他還活在世上，還用他的無止境的控告威脅着他的鄉鄰，他看見他的兒子也會喫驚。他決不會想到他的兒子比他更會享受，比他獲得更大的尊榮。所有的無賴子都奉承陳世德，都自動做他的奴僕，他們把他當作全地方的主人。人們說——你只要想一想就會知道——這時候他正像一個乞養回鄉的巡撫，在他們走過的路上車馬常常延長到兩里路遠；裝行頭的，戲子們坐的，娼妓們坐的，開酒館的，賣雜貨的，賣首飾的，賣綢緞的，各式各樣的車馬。這些走好運的人追隨着陳世德，如果我們不妨想的更遠一點，你會想到這情形是怎樣像許多螞蟻追隨一匹蚜蟲，他們從他身上吸取蜜汁，

同時他們盡可能的生出種種方法向他供給快樂。

這完全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說老實話，金錢和快樂在世界上豈是能比的嗎？陳世德就這樣騎在司命老人的馬上，他傲慢的正像他平常騎在自己的馬上一樣，絲毫都不會爲他的將來擔心。他有的是他祖父遺留下來的全部財產；成羣的家畜，茂盛的樹林，廣闊的土地……他以爲——他甚至連「以爲」的時間都沒有，這個壞畜牲跑的是這樣快，等到人們忽然發覺這種情形，人們從來沒有想過會花完的寶善堂的財產居然會一旦花完，譬如一片朝夕相守的大湖，人們以爲神祕的深不可測的這個東西有一天居然被人車光，居然現出了最深處的石頭，裏面只賸下一片空虛，人們忽然感到一陣難以言說的失望。什麼都完了，陳世德——這個湖的所有者說什麼都已經晚了，他已經失去令人迷亂的誘引力量，他的惱怒既不能使人恐懼，歡喜也不能使人快樂，同時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已經無可挽救的投到斜坡下面去了。

「這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三年後陳世德這樣恐慌着想。

這時候正是一天傍晚，陳世德的戲班子停留在一個小村上，他跟他的僕人胡大海坐在茶棚底下，鑼聲，鼓聲，呼喊聲，叫賣聲以及令人暈眩的各種戲場上特有的聲音不住的送過來，他的神情出乎意料的很不得意，你可以相信這時候他什麼都不曾聽見。他把一隻胳膊彎曲着放在桌面上，深沈的斂聚着眉，嘴角微微往下垂着，彷彿說：「現在請不要驚擾我。事情簡直壞透了，我必須仔細想想。」他甚至連幾個從他旁邊經過的無賴子的招呼都沒有理會。

胡大海同樣默無一言的在桌子的另一邊坐着，不過他沒有他主人的愁苦，或者正可以說是相反——說老實話，他爲什麼要苦惱呢？他在任何地方都很有把握的活着，到任何地方都有煙喫，任何人——他們很用得着這個陳世德的僕人——都高興的喊他老胡，他賭博既不會輸錢，那些靠着陳世德起家的騙子們又沒有忘記他們允許給他的孝敬。他像平常一樣顯出無聊，似乎是說：「隨你的便，這事情跟我沒有關係。」同時——這自然只是出乎偶然——他時常擔心的期待着什麼似的向陳世德一瞥。

現在你可以看出，當這個無望村的王子過了四五年無憂王的日子之後，一個問題忽然驚醒他，並且在沈重的壓迫他了。不是夢喜莊的百合花，不是他的太太的貞操，而是陳世德近來才漸漸感到卻不會明白知道的事情。

「他不肯借嗎？隨便多少也不肯嗎？」他忽然轉過去問胡大海。

胡大海沒有動彈。

「他不肯，德老。」他繼續保持着先前的冷淡神情回答。

「你跟他說給他出四分利呢？」

胡大海沒有說出四分利人家也不肯借，他知道倘使他敢這樣告訴他的主人，他會挑起他的怒火，接着無疑的是一頓痛罵；在另一方面——「去你的娘四分利！」胡大海正想着別的事情，胡大海早就計算着並且等待着機會，因為它關係他的全部將來。

「胡大海，」陳世德想了一想，（他決不會想到他竟變成這樣軟弱。）然後又接着說：「讓這些土鼈把錢埋起來——這些土鼈！我們不要借了。你明天早上回家，先給我賣一頓！」

這個好僕人，他沒有忘記這最後一次表示他的忠誠的機會。

「德老，算了罷，」他說。「我勸你不如少賣一點，先賣五十畝就儘夠了。」

「地是我的，我要賣多少就是多少，用得着你來管嗎？」
「並不是我來管，德老，我只是對你說一句好話。」

我們不必再講下去了。陳世德這時候顯得怯懦；這種怯懦同時又使他惱恨，因此他給胡大海一頓痛罵。現在他以為他是寶善堂的主人，以為他仍舊擁有寶善堂的全部財產，他怎麼會想到他已經到這種地步，怎麼能想到他竟然欠着胡大海錢，（這債權人自然是由另外一個人出名。）他的田地僅僅賸下五十畝也許連五十畝都沒有了？是的，他還甚麼都不知道；他知道的僅僅是這種變遷，他的戲子們有時候冷冷的諷刺他，過去曾經追隨過他的人們漸漸都避開他，債主們不放鬆的偵察着追逼着他。但是別人可都知道，至少胡大海知道，他早已將他的全部賸餘計算過了。現在他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即使他挨了罵他仍舊滿心歡喜，他滿意終於有辦法，譬如陳世德正遭遇一場火災，他總算幸運的將自己的財產從火裏救出來了。

陳世德於是向茶棚主人借一枝破筆，胡大海心裏冷笑着看他在一張蘇紙上這樣寫。

立賣契人陳世德，今因正用不給，願將坡地五十畝賣於×××名下永久

爲業……恐後無憑，立此爲證。

陳世德將契約交給胡大海，或是說將契約放到胡大海前面，他一句話都不會說，連看都不會看，然後他從桌子旁邊站起來。沒有人知道他要往哪裏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至於他的僕人爲了這件事情將怎樣快樂，將怎樣在背後罵他，他根本就沒有往這方面想。

現在他正像一個喪失邦國的國王，他的力量——先前曾經燃燒着他的——已經完了。其先他沿着一個水坑走着，他感到疲倦，空虛，一種講不出的不知道對於什麼東西的厭惡。

「我需要安靜，只有一個人的安靜。這種吵鬧使我難受。」這種他從來沒想到過，從來不以爲必要的思想忽然在他心裏覺醒起來，他沒有注意的想。

陳世德漸漸離開村莊；太陽正從他前面落下去；曠野是廣大，平靜，壯麗，充滿着苦澀的草類和莊稼的香氣。陳世德同樣也沒有往這方面想。這是很奇怪的，一個類似王侯的少年地主，在四處流蕩在熱鬧中找安慰，並且曾是獵豔者的人忽然竟需要平靜，難道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這個英雄也許還存留着一種善良性質，這是連最大的惡人都同樣有的，一

種直到他們的計劃失敗之後才顯露出來的單純天性。但是這並不能證明他有一種好的傾向；他僅僅感到說不出的騷亂，彷彿他的心裏生滿了野草，現在他想起來——毋寧說他感覺着——牠們很久以前就在他心裏生長，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內心的不安，現在他的心完全荒蕪了。

「這怎麼會這樣的？這怎麼辦？怎麼會到這種地步？」

陳世德繼續在田地裏走，他沒有想到他走的並不是路，沒有想到他已經離開村莊很遠。他的頭腦好像燃燒着似的發熱。豆子和棉花發出折斷的聲音響着，在他的腳下倒下去。螻蛄驚恐的從他前面飛開。

「嚇，這傢伙！」牠們軋軋的震響着翅膀。

這個倒眉的人只顧莽莽蒼蒼往前行走，他對什麼都不曾留心。最後他走進一座什麼人家的墳園，一個真正的靜寂地方。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曠野看起來比先前更加廣大，比先前淒涼，各種植物都顯出倦容，遠處的村莊似乎正在夢境中沈落下去，樹葉在空中反着光，毫不動彈的看去像金的一樣。陳世德於是在這屬於古人的領域中倒下去，他的頭枕着胳膊，涼爽的地面冰着他的脅骨，一種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和平，接着他合上眼，所有的人物似乎都遠遠離開他，不安和煩惱也遠遠的離開他了。

這時候他沒有任何思想，他不知道他的將來，甚至不知他明天將怎樣生活。跟這同樣的理由，難道他真想到過他竟然有這樣一天，有一天他會跑到一個什麼人家的墳園裏來嗎？當他走到看起來類似窮途的時候，他跟一個平常人一樣會感到愁悶，並且會一樣毫無注意的在這裏躺着。時間在不知中過去了；曠野上慢慢黑暗下來；等到他睜開眼睛，他忽然發見一種奇異現象，忽然在樹隙中看見閃耀着的星斗；在深藍的天空的寶蓋頂上，牠們閃爍着，光亮的照耀着，像一顆一顆的珠子。直到現在陳世德才想來，你可以說他正像一個故事裏的皇帝，他已經有四五年沒有看見牠們。在他的周圍，這時候也正跟五六年前他跟滿天飛到夢喜莊去看戲的晚上一樣，夜色是溫柔，廣大，神祕，露水閃時時在天末閃耀，促織在荒寂中珠珠鳴叫，螿蟲在軋軋飛動，禽鳥在樹上擊着翅膀；在各處的大路上，年青的莊稼人唱着或打着唿哨。野火這邊那邊的在黑暗中燒着。有時候呼喚聲忽然起來了，在另一方面，也許就在同時，忽然發出一陣壯實的生命充足的笑聲，使三四里外都震動起來，同時也震動着陳世德躺着的墳園裏的樹木。

那麼他——陳世德自己在這五六年間都作了什麼事呢？這事情是這樣發生並且這樣進行，陳世德沈默着，冷靜的躺着，可是他心裏並不沈默。現在所有的事情都從新回復到他心裏來，就彷彿是另一個人——一個不相干的人做的一樣。在

這五六年中他曾經謀殺過滿天飛；他遺棄了他的太太；他很堅實的打過篾子一鞭；他曾經收養一班戲子；他建築過戲坊並戲樓；他鞭打學戲的小孩；他論斗不論數的揮霍金錢；他滿心不安靜的到處游蕩；直到最近——在半個月前，一個他的債主，他扶持起來的流氓扣押去他的坐馬……眼淚漸漸的湧滿了他的眼睛，溫暖的從他臉上滾下去了。

陳世德毫無慾求的繼續在墳園裏躺着，冷露打溼了他的衣服，他直到夜深才走進村莊。這村莊上沒有客店。他住在一個地主的草園裏面，一個好多年中沒有住過人的地方，因為在鄉下沒有一個正經人家願意跟戲班子裏的人直接發生關係。第二天他病倒了，就在一個低暗的，潮溼的，同時自然也發出腐敗氣味的小屋裏，他發熱並且發冷。對於他——人們怎麼能想到這裏來？當初曾經把他從這一個臂彎遞到另外一個臂彎的人，把他當作眼珠愛戴的人，曾經看過他的臉蛋的人，決不會想到這個「這們些」田地的未來主人，這個寶善堂後裔竟然喫這種苦，潦倒至這種程度，他們也決不會夢想到他竟然病倒在這種地方，在一個長年沒有人進去的空院裏，一個寶善堂的雞鳴都不喜歡住的發臭的屋子中，沒有一個人侍候，甚至沒有一個人想起應該給他一口水喝。

沒有人能想到這裏來；但這對於這個英雄也許要比較好些，首先他不必聽他

認爲卑下的人們——譬如他的戲子們的冷言惡語，不致被他的債主們逼索，（你大概會想到這種情形，所有的蕩子，他們的債主永遠是一些無賴。）他可以安心等待胡大海回來。這是當然的，他沒有想到這個流氓會從他手中驅去他的最後田地的契約，竟會在這時候捨棄了他，同時，在另一方面，他的病卻使他的屋主擔心。

所有的正經人都要往這裏想，他的客人沒有錢財，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他很怕他死在他屋子裏，這會給他招惹麻煩。接着他到草園裏來，走進陳世德病着的小屋。

「客官，」他說，「我看你的病很不輕。你是什麼地方人？」

「無望村的，我叫陳世德。」

你可以想像陳世德的主人是怎樣驚異，怎樣張大着眼睛。

「怎麼說，你難道就是陳館主嗎？」

陳世德並不回答。他望着他的主人，意思就是說：

「這還用得着問？天下只有一個陳世德。」

「可是陳館主，」他的屋主憐憫的說，「我沒有想到這竟是你；你的戲班子已經走了你知道嗎？」

陳世德十分驚愕，他並不知道他的戲班子遷走，他們沒有通知他。

「他們到什麼地方去的？」他停了許久才這樣問。

「我不知道，」屋主回答。「他們前天夜裏走的，大概離這裏很遠。」

「……」

陳世德繼續望着他的屋主，好久他纔明白過來，他的戲班子逃走了，把他當成一個累墜拋棄了。他於是合上眼睛，準備回無望村。

十三

現在應該回頭去看一看陳世德的太太，就是出名不幸的夢喜莊的百合。她自從離開無望村就一直住在父親家裏，在這個受辱的家庭裏沒有人歡迎她，雖然有一個時期她曾經占過重要地位，但是一出嫁她便成爲多餘的了。

她的父親常常嘆氣。

「你埋怨也是空，千不該，萬不該，我們不應該生一個女兒。一有時候他這樣解勸他的太太。」

至於陳世德的太太所受的屈辱，這裏即使不講大概也可以明白。出嫁後即被丈夫捨棄的女人正多，世間有人想到她們所處的地位困難，她們被人嘲笑，輕視，憐惜，憂愁，有時候她們縱然於無意間被人家看一眼也會無地自容的嗎？

就是這個薄命人，據說她在出嫁前曾有一種野心，或者寧該說是一種信念。在三千兩未死之前人們已經看出寶善堂的敗落景象，它像一株百年老樹，外表看起來十分偉大，內部卻早已腐爛。它正跟所有的世家一樣，最初它在堅苦中建立起來，漸漸的，等到人們感到要享受它的蔭庇的時候，人們首先學會欺上瞞下，最後它便只賸下許多可笑規矩。她覺得她有這種能力，她以她的正直，以她的對

上尊敬臨下寬和能夠整頓寶善堂的家風，她以她的美麗和情感可以降伏她的丈夫，至少她可以羈縻住他，把他從壞名譽中拯救出來。假如說世界上曾有人對於自己的幻想或是幻想中的事物發生感情，她也許就是這個人物。

不幸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她遭遇一個意想不到的失敗。於是她等待着，勞苦的長期的做着這種好夢，她相信陳世德有一天會自己反悔，他會親自到夢喜莊來迎接她。

這個希望終於被實現了，只是它來的晚了。

陳世德病好之後想起他的太太。其先他未免躊躇，接着他決定到夢喜莊去，因為他覺得他仍舊喜歡這個他在四五年前放棄的女人；其次——這也許是最重要的，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安排他的餘生。

這是一天上午；這樣好的一個上午，太陽把曠野照得暈眩起來，將鄉下的大路，樹木和房屋都放在牠的光中，小牛奔躍着顯出牠們的無限精力。陳世德很羞慚，跟這光耀世界的白晝比較，這時候他更喜歡黑夜。首先他想到他會不會被人家侮辱。

你應該能夠想像到這一層，所有的寶善堂式的氣焰都要靠他們有一身新衣。現在這個無望村的王子的驕傲完全消滅了，因為他的衣服是破舊的，他的財產已

經完了，牠不再在他的內部燃燒他了。當他走進夢喜莊的街道——你儘可以說他像一個新娘——他儘可能把頭低下去，他羞於跟別人招呼。夢喜莊的人，孩子們，婦女們，他們圍繞着他。

「陳世德，陳世德！」孩子們喊着。

「陳館主，喫琉璃……」另外一些孩子唱着。

而年青的莊稼人則向他嘲笑：

「陳館主，你給我們送一臺好戲來嗎？」

陳世德的岳父——直到這時他還沒有平息他的憤恨，他不願意見他的嬌客。他讓他的太太去問他們女兒。

這個夢喜莊的百合花到這時才顯出她的真正美麗。她正害着一種怪病，有時好了，有時發了，斷斷續續在牀上睡了已經快一年了。她把事情想了一想，然後她說她願意見她丈夫。

「你要見他作什麼？」她母親不快活的說。「這個不成材東西，他把家產蕩完了才想起你！還要見他，難道他把我們擺弄的還不夠？」

「要見的，媽。既然他來了，我總得見他一面。」她回答。

陳世德的太太住在一個小院子裏，一個女僕帶領着他，當他走進去的時候房

子裏已經準備好了。他的太太坐在牀上，背後靠兩條折疊起來的棉被。可憐的女人，現在如果仍舊用百合花來稱呼她，人們會以為是一種嘲笑。沒有人能想像長期的羞辱是怎樣殘酷，而沒有希望的幻想又是怎樣勞苦。她的殘敗的佈滿着皺紋的臉蛋是灰黃色，嘴唇微微張着，彷彿牠正在竭盡微弱的力量呼吸空氣；她的眼睛看起來比先前更大，牠們像垂息的燈火，顯示着牠們對於將來已經不抱什麼希望，牠們對於生活業已深深疲倦；在上面，她的蓬鬆的頭髮——倘是平常，她要大大害羞的，現在已經沒有值得使她顧忌，並且使她用心梳理的了。

當陳世德進去的時候，他的岳母一隻手拄着拐杖，正坐在離開他太太不遠的牀沿上。兩個女人驚異的向他瞅着，老太太的嘴唇，還有她的老的鬆鬆垂着的兩頰上的皮肉，甚至她的全身都在發抖，她的幾乎連眼珠都要從眼眶中跳出來的憤怒模樣，令人想起在保護被襲擊的小雞的老雞。

這個寶善堂的英雄就這樣像一個罪犯似的站在她們前面。他們都不說話，在很久的時間中——在陳世德的感覺上牠無疑的要更長久——只有藥的苦味圍繞着他們，擾亂着房子裏的靜寂。

這好像一個苦痛的夢魘。

「你這時候來做什麼的？」老太太忽然恨恨的搗着拐杖，爆發似的大聲罵

道。「你把產業蕩光都沒有想起過她，現在你想起來了，難道你害了她一輩子你覺得還不夠嗎？」

他的太太喊了一聲。

「算了，媽。你說這種話有什麼用？現在說什麼不是都晚了嗎？」她埋怨道。

「我說這話有什麼用，」老太太仍舊搗着拐杖。「我恨，我恨這個下流種子，恨他那個壞娘！我們哪一點比他們寶善堂的人下賤，他們這樣看待我們？」他的太太低下頭去，隨後悽然說道：

「這也不能單怪人家；我一切都忍受下來，要怪只能怪我沒有好命。」

陳世德——現在正跟他動身時料想的一樣，他事先準備着的話已經忘了，連要講的力量都沒有了。他的太太的話和他岳母的話都重重的落到他顛頂上，牠們把他的頭更低的壓下去，使他的臉一直紅到耳根。

「沒有錢真糟，」他心裏說。

這自然是一種愚蠢思想，他不知道他這種錯誤將永遠得不到饒恕。一陣沈重的靜默壓迫他，他只好忍耐的等待着結果，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你這時候來有什麼事？」他的太太忽然從沈默中轉過來問他。「還有你的

戲班子，你有沒有把他們帶來？你不是預備來在我們大門外給我唱戲的嗎？一

這問題出乎他的意外，他感到一陣混亂。

「我想你不是吧？」他的太太接着說。

「不是，」他動了一下說；「我只是來看看你。」

「來看我？」

「來看你願意不願意，我想接你回去。」

「……」他的太太向他打量，好像她沒有聽懂。

因此他接着又補充一句：

「你知道我快完了……」

（陳世德本來還有許多話要講，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或者是羞恥心，他沒有把它們完全說出來。）

「快完了。是的，大家都快完了。」他的太太低聲嘆息着說，她低下頭去玩弄被窩。

陳世德沒有想到這時候空氣已由苦痛，氣惱和羞漸轉成哀傷。他的太太的只顧下骨頭的細小手指在棉被上動彈着，她說她不能跟他回無望村，因爲現在她正當病着，同時她已經聽說他過去的行爲，他使她只有憎恨。她惟一的希望是將

來他能再來一趟，她願意死後能埋葬在姓陳的地裏。（但是她怎能想到這一層呢？等到她死的時候陳世德已經沒有土地可埋，並且連看她一眼的心思都沒有了呢？）這些都是後話，此處可以不必說了。忽然間——她也許是想到她的美麗將要完全消滅，她受過的像她這種年紀不應該受的折磨，她當初的希望都成了空虛，即使她的壽命長久，也不過是像尼姑空活一場。因此她用雙手掩住臉，肩膀不住的聳動着，撲下去哭起來了。老太太想起她女兒的不幸，淚珠滾到她的老皺的臉上，她也忍不住哭起來了。

現在連司命老人也可憐陳世德，也向他發慈悲了。

「哭罷；現在哭罷！」他熱心的在陳世德心裏慫恿着說。「眼淚是一種寶貴東西，牠能夠將分散的膠合起來，將仇敵化為朋友，使不幸的人感到幸福。——然而這事情並不像想的一樣容易，寶善堂的人生來很難被別人的不幸感動，他們一生中很難有幾次哀慟，他們的寶貴的眼淚只有在他們可憐他們自己的時候才肯出來。」

尾 結

寶善堂現在完了。它的逐漸積留下來的土地已經被割裂，被分散，被過給別人，它的成羣的騾馬困了土地的減少逐漸減少，最後直到牠們跟着它的土地完全絕跡。

有一天兩個莊稼人曾經這樣談話。他們一個是耕地的農夫，另一個是從大路上經過。

「我還覺得跟過新年一樣，爆竹剛剛一響，想不到寶善堂一股煙就過去了。」

「其實你要是想想當初的氣焰，你早就知道該過去的。」

「那麼陳館主現在做什麼？他現在在家裏嗎？」

「你說陳世德嗎？他還不如我們。我們總算有兩隻笨手，他可什麼都不會做！」

耕地的農夫叱罵着牲口，於是兩個莊稼人就分手了。他們沒有談到以下的事情——他們沒有談到寶善堂的茂盛樹林的被砍伐，差不多有半年工夫，斧頭在無望村從早到晚的叮叮響着，鋸子不停的唵唵吟着；他們也沒有談到陳世德請求胡大海買他的沒有能完成的戲樓和戲坊，胡大海只給他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價

金，並且另外還得贈送給他一個婢女；他們更沒有談失去耕地的寶善堂的佃戶，他們的大部分不得不捨去他們的鄉土，封鎖他們的小屋，像逃荒一樣用車子載着他們的全部財產到別處去找主人，讓他們的小屋以後在風雨中慢慢倒塌。另外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們沒有談到，陳世德還有許多債主，就是那些走好運的人，陳世德曾經扶助過的無賴，他們終於找着他；陳世德在不久以前拔去寶善堂最後一條老根，將他的住宅抵押給他的債主們了。

這些老屋自然沒有人願意居住，所有的鄉下人，即使是無賴子都有他們自己的村莊，牠們於是便遭遇一次劫難。這是前人沒有料想到的，牠們的大部分都被拆去。牠們當初建築的是這樣堅固，用這麼多石灰，當牠們被拆去的時候很久還不能弄下一塊磚頭，竟使拆卸的人時時忍不住咒罵。

「他娘的，這房子像準備住一千年一樣！」

這裏必須說明的是陳世德的祖父跟祖母，他們在沒有看到這結果之前——遠在三千兩之前去世，這在他們是一種幸運。此外是傲慢的三千兩太太，無望村已經沒有東西值得使她留戀，她只好回她的娘家。她無疑的將在別人的屋檐下了卻她的殘生，並且當她被人家常作一種累墜輕視的時候，她無疑的會說「當初我們寶善堂……」最後是陳世德，這個無望村的王子的驕縱和殘暴已經得到他應得的

報價，正像我們後來看見的，司命老人失望之後便不再攪擾他的安靜，他把他的英雄交給時間判斷。

這些全是意想不到的結果；這種結果，當初陳世德的祖先們在盡量購買田地的時候可曾想到過嗎？三千兩老爺當初率領着他的家將毆打他的鄰居並且用詭狀威嚇他們的時候可曾想到過嗎？還有當初恭維三千兩太太一有福一的人，他們可曾想到過嗎？連陳世德自己，當他在地裏捉鵝鵝的時候，他在夢喜莊玩弄滿天飛的時候，後來拋棄他的太太的時候，在一個鄉下的小店裏鞭打兩個孩子的時候，他也曾想到過嗎？他們自然都不會想到，然而這些事情現在全實現了。無望村正像經過一場大火，縱然我們還能找出當初的遺跡，能想起它的盛況的現在還有幾個？

